

新小說

掃迷帚

商務印書館  
印行

# 說部叢書百種

定價二十八元

本館所印說部叢書皆系  
新譯新著之作饒有興味  
早已風行一時積五六年  
之力始得完成一百種計  
一百二十八冊茲特裝成  
一木箱以便購者得窺全  
豹

商務印書館啟

新小說

婦迷婦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九月再版

(掃迷帚一册)  
(每本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編纂者

壯

者

校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橫浜橋西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濟南 太原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 掃迷帚目次

## 第一回

挈領提綱全書大旨

開宗明義箴世名言

## 第二回

駁命數大儒口吻

闢神道末俗砭鍼

## 第三回

嗤討替語語解頤

斥祈禳言言動聽

## 第四回

鬼出會滿城鬼氣

瞎算命一片瞎談

## 第五回

辨吳諺通人多識

說女界志士傷心

## 第六回

拜僧成習婦德失修

爲妓毀妝情絲益固

## 第七回

繆夫賺孀婦女巫弄權

弱質羨宜男卜人私語

## 第八回

官惑堪輿徒資嗚噓

神醫疾病實駭聽聞

## 第九回

學使媚神侈陳儀仗

邑令修塔浪擲金錢

## 第十回

青陽遇崇一派胡言

黑夜偷油霎時露跡

第十一回

建仙祠奸徒斂財物

證白骨開驗破羣迷

第十二回

說對臍大會無遮

乞開鎖立關廣募

第十三回

怪現象嬌女壽張

眞晦氣同人說破

第十四回

信左道返魂乏術

灌穢汁厚報親嘗

第十五回

進香求福堪笑冥頑

宣卷禳災大傷風化

第十六回

賽大會釀成械鬪

養巨害妄禱山神

第十七回

閻王請喫肉語涉詼諧

閨月屏訛言事徵疇昔

第十八回

談厭勝幻說惑人

述巫覡惡風徧地

第十九回

演劇迎神託言祈賽

懸燈結綵粉飾太平

第二十回

遭疫癘向瘟部乞憐

沿陋習請僧尼禮懺

第二十一回

舊城隍神像遭殃

新狐仙香煙成市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猛將神坐踞堂皇 | 張天師技窮狼狽 |
| 第二十三回 | 試白刃作法戕己 | 照紅鸞沖喜成災 |
| 第二十四回 | 修志書獨出心裁 | 施棒喝頓開茅塞 |

# 掃迷帚

第一回 挈領提綱全書大旨 開宗明義箴世名言

看官。須知阻礙中國進化的大害。莫若迷信。你們試想黃種智慧。不下白種。何以到了今日。相形見絀。其間必定有箇緣故。乃因數千年人心風俗習慣而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凡草昧初開之世。必藉神權。無論中西。皆不能越此階級。中國唐虞以來。敬天祭鬼。祀神尊祖。不過借崇德報功之意。檢束民志。自西漢諸儒。勸五行之論。以爲禍福自召。而災祥之說大熾。於是輾轉附會。捏造妄言。後世變本加厲。謂天地鬼神。實操予奪生死之權。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由是棄明黜幽。舍人媚鬼。淫祀風靡。妖祠麻起。自宮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日醉心於祈禳禱祝。其遺傳之惡根性。

牢不可破。雖今日地球大通。科學發達。而億萬黃人。依然靈魂薄弱。羅網重重。造魔自迷。作繭自縛。雖學士大夫。往往與愚夫愚婦同一見識。最可笑者。極狡黠之人而信命。極奸惡之人而佞佛。不信鬼神之人而討論風水。極講鑽營之人而又信前定。愉悅迷離。不可究詰。中國之民智閉塞。人心腐敗。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氣索然。幾不能存立於天演物競之新世界。視西人之腳踏實地。憑實驗不憑虛境。舉一切神鬼妖狐之見。摧陷廓清。天可測。海可航。山可鑿。道可通。萬物可格。百事可爲。卒能強種保國者。殆判霄壤。故欲救中國。必自改革習俗入手。欲改革習俗。而不先舉層層關鍵。一拳打破。重重藩籬。同時衝決。使自今以後。合四萬萬同胞。人人鼓勇直前。從實理闡起。實事作起。則膠黏絲縛。障礙多端。竊恐再更三百年。

中國猶如今日。這豈不是最可憂慮的事麼。話休絮煩。如今先敘那江蘇吳江縣有一布衣。姓卡。名至元。號資生。家居縣城偏西古儒林里。少承父師教訓。長受朋友切磋。上下縱橫。學兼新舊。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真有空前絕後之概。生平專講實踐。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諸說。謂此實陷害人羣進化的蠹賊。因此於書室座右。高貼格言一紙。藉以自警。他有一子。係夫人林氏所生。年方八歲。小名瑞兒。資生眼裏看出來。沒有可從的好師。只得自行督課。閒時卽舉那格言講解。其詞曰。

多讀有用書。少作無益事。

救人莫如醫。惑世莫如巫。南人信鬼。故二者連稱。其實巫醫那得並論。

做人當從陽面做起。勿從陰面做起。

光明世界。但有實象。斷無幻境。

世界有神仙。則秦皇漢武。可以不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鬼與死爲聖人所不言。聖人不言。而我人必昌言。是謂背聖。

盡人事。乃真君子。諉天命。必非丈夫。

賽會迎神。懸燈演劇。人視爲熱鬧道場。我視爲昏暗世界。

開山築路。而曰礙風水。則外國鐵軌如織。礦產紛開。何以國勢勃興。豈風水行於中。而不行於西。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相自相。心自心。相由心生。真術士欺人之語。這幾條格言。雖寥寥百餘字。資生的學識志氣。已見一斑。好在徒

空言。并能實行。他一家之人。爲所感格。無一箇沾染惡風。有欽佩他的。便有四句話贊他道。僧道無緣。星卜不入。塵障一空。男讀女織。這資生有一箇中表弟。姓楊。字心齋。單名德。家住鎮江府城內。小資生三歲。說他的本領。八股以外。絕無事業。是一箇頑固不通。充數兒的秀才。因此把這因果祈禱之說。看作聖經賢傳。身心性命之事。心齋幼時。隨母至舅家。盤桓動經數月。與資生極爲親暱。不幸母氏去世。他因支持家計。無暇出門。彼此闊別。不覺荏苒五載。某年七月上澣。忽然買舟往訪。到岸時。日已西沈。相遇之下。畧敘寒暄。卽請出嫂氏相見。不免治饌款待。那資生平日見他書信來往。諸多迷罔。思趁此多留幾日。慢慢的把他開導。豈知心齋之來也。懷著一種意見。他不曉自己不通透。反笑資生爲狂妄。亦欲乘機問難。以折其心。一聞挽

留。正中下懷。兩人雖是親戚。此時却宗旨不同。各懷著一箇不相下的心思。心齋餐後。閒步室中。見架上所列之書。都是科學的鉅冊。壁間所懸之畫。都是世界的新圖。爲生平所從未夢見。已自大不滿意。忽又擡起頭來。見書案右首。貼著那格言一紙。勉誦一過。不禁哈哈大笑道。表兄。不是我多嘴。你這一張格言。實所未解。資生正欲置答。適僕人送來遠友的信函。因倚榻拆看。擡頭對心齋道。表弟。且坐。容少緩奉問。

第二回 駁命數大儒口吻 闢神道末俗砭鍼

資生閱信既畢。卽問心齋未解的所在。心齋道。表兄說。譏天命者非丈夫。我且問你。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王充有命祿之篇。李康有運命之論。子果以爲是耶否耶。資生道。弟試論之。心齋道。命之一

說不外貧富貴賤死生六字。然而淫人累千金。賢士家徒四壁。鄙夫登三事。大儒身無一命。閭巷亡賴多耄期。而善人或早夭。誰爲爲之。非命而何。資生笑應道。不然。太上之初。言德不言命。故善惡分而貧富應之。賢愚分而貴賤應之。惠逆分而死生應之。在華封人之祝曰。祝聖人富。不祝巢許。在舜之命禹曰。汝陟元后。不命共驩。在文王之告武王曰。夢帝錫九齡。不賜管蔡。是也。顧夷齊仁而貧。陶猗反富。孔孟聖而賤。驩賈反貴。顏子貧而夭。盜跖反壽。人之言德者。求其說而不得。則相與歸之天。曰命耳。命耳。此命之說所由昉。雖然。命何名哉。冥焉爾。令焉爾。謂冥冥者不可知。而天有以令之爾。使天而果有以命之。則至尊且明。必不貧夷齊而富陶猗。賤孔孟而貴驩賈。天顏子而壽盜跖。且使天而果有以命之。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致者命也。銅陵金穴。可不召而來。苴茅分虎。可不求而得。黃耆鮐背。可不祈而至。何以貨殖之子。傳販脂賣漿之業。干祿之士。操負鼎販牛之策。養生之家。求煦噓呼吸之術哉。吾觀夷望同志。而東海異於西山。憲賜同學。而結駟異於露肘。柴由同仕。而出走異於覆醢。然則執鞭而求。貧可致富。投竿而謁。賤可邀貴。啟門而逃。死可倖生。豈天之命人使若是耶。抑亦人自爲之耳。假使夷齊而權子母。則墨胎之封。埒於齊楚。孔孟而行苞苴。則鄒魯之席。豔於金張。顏子而習詘伸。偃仰。則陋巷之年。高於喬松。又使陶猗不倚市門。則操瓢鼓瑟。必不能鳴鐘鄰里。驩賈不媚色笑。則稱先道古。必不能紆佩侯門。盜跖不能聚徒行劫。則蒙袂輯履。必不能沒齒東陵。然而夷齊諸人。安之若素。陶猗諸人。亢之不疑。使天而有以命之。是命能行於夷齊諸人。不能

行於陶猗諸人也。有必不然矣。是故太上立命。其次制命。最下者聽命。修德不望報。以行其心之所安。立命之謂也。命而可立。何命之有。子言不受命。李泌言造命。制命之謂也。命而可制。更何命之有。晉魯褒有言。死生無命。富貴在錢。此言雖駭人聽聞。亦足爲世之不自競爭。徒槁吾身。灰吾心。俛首聽命。慕他人之顯榮。悲自己之淪落的。當頭棒喝。要知天命之說一熾。則君必輕其國。臣必怠其職。農不事耕稼。婦不事織紉。士不事學業。天下衣食之源。富強之機。必至立窒。其與卜筮瞽人之害。甯有異耶。心齋默然。良久道。命不足憑。敬佩名論。至鬼神則究未可竟闢。明有神。幽有鬼。載於古籍。宋儒張子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紫陽承其意。而更闢一說。謂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觀春秋時已有鄭伯有齊彭生故事。厥後蘇子瞻

喜人談鬼而鬼至。阮瞻論無鬼而鬼亦至。不可謂白楊青塚間。必無披荔帶蘿之輩。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之爲言歸也。自古無生而不死者。卽無死而不爲鬼者。賢如巢許。聖如周孔。般倕之技。賁育之勇。王侯將相。後先接踵。纍纍蓬顆之間。皆斯人之逋逃藪矣。表兄必并此闢之。母乃過當。資生正色道。表弟。你道我沒有真見。隨口胡說麼。可怪弟泥古不化。知其一不知其二。吾儒不斥鬼神。西人亦有靈魂之說。此宗教家借以警世之微意。非必實有此事。表弟。你徵引古書。認虛作實。未免爲古人所愚。你看那湘靈山鬼。見於楚詞。固騷人比興之作。外此若東方神異之經。唐人宣室之誌。侈言仙佛。語並無徵。怪誕離奇。寓言十九。書又安在可盡信。而古今來亂民奸賊。又大率借此惑衆。號召一切。陳勝之鳴狐。張角之妖書。大都肆荒誕之

言。行煽惑之計。一般無識之民。皆受其欺而不覺。其弊之極。乃至流爲庚子之拳匪。吾謂人死則譬諸燈滅。形影俱息。安得有鬼。俗語說得好。疑心生暗鬼。可知神鬼二字。是由疑心生出來的。方今格致日明。不出百年。中國士民。將無一談鬼神之說者。表弟。我與你數年不見。方冀你學識大進。刮目相看。却原來塵腐依然。連這箇鬼神二字。尙不能勘破。豈不可怪。心齋受了一場奚落。欲再強辨。已覺理屈詞窮。只得將他話岔開。那時自鳴鐘正錚錚的敲了十下。資生忙起身道。時已不早。表弟遠來跋涉。宜卽安寢。愚兄失陪了。遂告辭而入。

第三回 嗤討替語語解頤 斥祈禳言言動聽

心齋一夢醒來。早已東方放白。在枕上思想昨日光景。自言自語道。我那表兄。不信命。又不信鬼神。我欲難他。反被他一番議論。說得我

啞口無言。但是我終不輸服。須再尋一二事與之辨難。正在起身。資生已躡將進來。難免又有數聲套話。飯罷無事。心齋偶繙日報消遣。忽檢着一紙。內有蘇城童穉。連日被溺一則。畧謂童穉被溺。係此地溺鬼討替所致。并有某少年撰一短篇文字。刊於報首。心齋閱畢。喜有同志。因故意把這篇文高聲朗誦道。

地非臨濟。何來妬婦之津。境異瀟湘。詎赴靈妃之召。而乃無端而效徐貞之負石。學屈子之沈淵。誦公無渡河之句。能無爲蘇城被溺之童穉代籲無辜耶。吾雖不文。敬賦公無渡河以弔之曰。公無渡河公竟渡。馮夷震懼老蛟怒。狂夫白首且不可。婉孌之年母乃誤。

心齋且讀且歎。及偷眼看資生時。但微微含笑。置若罔聞。心齋不能

復耐。把報紙示資生道。表兄。你看上面所載。這種溺鬼。已欲溺而溺人。却也可恨。資生道。童子失足溺死。亦是常事。這討替之說。哀溺之文。皆好事者爲之。弟何憤爲。心齋道。據理而論。有人於此。忽入罟獲陷阱之中。無術自解。則後之來者。不必皆爲其鄉黨朋友。卽嘗有睚眦之怨。苟非必欲其死。無不大聲疾呼。遙相告語。使救其命。一爲鬼則不然。無論死於火。死於水。死於縊。死於鳩。皆有所謂討替者。豈一入鬼道。卽居心殘忍。雖行路之人。皆將引爲同調。而亦使其死於火。於水。於縊。於鳩。而後快耶。抑非討替不得。再轉輪迴。閻羅老子。亦糊塗昏聩。一任斯人之蹈覆轍者。循環不已。不一過問耶。是誠冥冥中之大疑竇。令人索解不得。兄能出一言判其理否。資生笑道。可又來。昨旣力斥鬼神。又安有所謂溺鬼。旣無溺鬼。又安有所謂討替。憶昔

人有遇縊鬼者。鬼以繩結環相示。誘此人引頸就縊。此人佯爲不能。徐以一手置環中。鬼曰誤矣。乃縮回其手。而以一足置環中。鬼又曰誤矣。此人笑曰。汝誤纔有今日。我不誤也。鬼大哭而滅。又袁簡齋續齊諧中。有豁達先生者。遇一縊鬼。欲討替。先生大聲喝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礙。死去生來。有何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說者謂豁達數語。可將一切討替鬼。立時喚醒。作大解脫。吾謂以上二則。都是寓言。諛浪盡致。非謂世上真有討替鬼。實欲喚醒一切信討替鬼之人。諷誦一過。應自默會。子何猶惑於討替之說耶。言次。忽一女僕取茶點進。口稱奇事。奇事。資生問他何事。驚怪。女僕道。方纔遇見一同鄉人。說及他鄰家有某甲得罪神道。不肯祈禳。終竟死了。臨死口叫懊悔不絕。心齋不待說完。便插嘴道。如何如何。可知祈禳之事。尙不可廢。

卽鬼神之說。不盡無憑。資生哼了一聲道。屢言不悛。表弟何頑固若此。可見吾中國這班士子。實不中用。手孔孟之書。膝程朱之席。而膠執鮮通。不明真理。殆皆我弟一流人物。鄙意人當疾病纏身。祇有節飲食。慎起居。求醫服藥。勉盡人事。除此別無他法。無如積習相沿。難以理喻。一遇疾痛。輒謂鬼神作祟。信巫覡僧道等胡言。百般祈禱。幸而獲安。不以爲病本可不死。以爲其術之神。實足挽回造化。若輩遂得飽所欲而去。設仍不諱。非特無片言一斥其謬妄。反悻悻然謂此因不早祈禳。以至觸怒鬼神。愚夫愚婦。如醉如癡。妄費鉅資。在所不恤。那曉得人之壽夭。斷非此等人可主宰其間。苟或生死之權。果由若輩操之。則與其臨渴掘井。不若未雨綢繆。人何不於未病之先。豫倩其專誠祈禱。以免天札。則凡擁資財。挾權勢者流。又皆可恃此無

恐長生不死。有是理乎。明此而祈禳之說。不攻自破。更堪笑者。民間或築墳。或造屋。其鄰近之人。設抱微恙。家人輩必相聚議說。是必動土觸犯太歲神所致。急宜延巫祈禳。或請僧道作福。庶保無虞。不知冤各有主。太歲有靈。自當於築牆造屋之家。肆其荼毒。何致殃及無辜。無理取鬧。其尤甚者。則以鄰近並無土木之興。師巫無可藉口。乃逞其擣鬼技倆。以爲是必飛來土煞所致。無論並無土煞。就令有之。既可飛來。即可飛去。何妨任其來去自由。置諸度外。或謂天狗騰蛇。白虎等星。亦能在人間作祟。實在並無此星。何所謂祟。其說荒謬絕倫。更可付諸一笑。或又謂祖先作祟。理宜祈禱追薦。以妥幽靈。於理尤覺不順。祖先果有知。必加意護佑子孫。使永無災悔。安肯無端作祟。自害後嗣。至異姓鬼魂。生既與之無隙。死豈轉爲尋仇。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殊堪怪歎。心齋側著耳朵。覺得此段議論。入情入理。不禁連連點頭。蹶然起敬道。表兄。你的說話甚是真切。今而後如夢初覺。可不爲一切幻說惡俗所迷。

#### 第四回 鬼出會滿城鬼氣 瞎算命一片瞎談

中國民俗。每逢七月下澣。大都斂錢做那盂蘭盆會。日則紮就燈綵。鬼像沿街跳舞。夜則延請僧道。拜懺唸經。搭臺施食。各處大同小異。而以蘇州爲最著。心齋自月初到卞家。轉瞬已是旬餘。在鎮江時。頗慕蘇州盂蘭會之名。一日午後。與資生說起。欲至蘇一觀。以作談資。資生雅不願往。而又不好拂表弟之意。想道。聞今歲蘇州盂蘭會。較往年更勝。當必窮形盡相。能令人發一大噓。若同彼前往。一則略盡地主之誼。二則能使表弟觸目警心。倒也一舉兩得。當即滿口應允。

喚僕人雇定船隻。先期同舟赴蘇。寓居胥門外某客棧。蘇人好遊。凡遇三節會前一二日。各處已極熱鬧。翌晨二人連袂出城。至虎邱一帶遊覽。但見七里山塘。遊人似織。迨夕陽西下。畫舫輕搖。燈火通明。管絃嘈雜。誦昔人木蘭之楫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之句。覺樂事賞心。風光美滿。此時此景。彷彿似之。麋臺鹿囿間。風景固自不惡。及興盡歸來。則已玉露初零。魚更數躍矣。倦極假寐。一宵無話。明日恰是會期。二人朝餐後。同至元妙觀前。先啜茗於雲露閣。小飲於老萬全。領略蘇垣風味。俄而萬頭攢動。空巷出觀。都道會來會來。資生等亦逢場作戲。隨衆觀看。計前導有金鼓。有燈牌。有十景旗傘。有茶擔。玉器擔。香亭。鑼鼓。十番棚等項。次則扮出各種鬼相。如大頭鬼。小頭鬼。摸壁鬼。無常鬼。兩面鬼。獨脚鬼。長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脹

死鬼、餓死鬼、以及刻薄鬼、勢利鬼、強橫鬼、懦弱鬼、說謊鬼、驕傲鬼、色鬼、酒鬼、脅肩詔笑鬼、招搖撞騙鬼。末後有焦面大王鬼。擺來踱去。全是官樣。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數十。身穿號衣。手持各樣軍器。裝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頂翹然。騎馬按轡。裝作鬼將。押解鬼餉。冥鏹紙帛。高積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作求乞。演出借債鬼的模樣。以上諸鬼。却都興高采烈。鬼混鬼鬧。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應接不暇。兩人看著大笑不止。看時辰表。時正在三點餘鐘。尙可暢遊。遂步入元妙觀。此處爲江湖賣技人聚集之所。把戲場。西洋鏡。拆字攤。相人館。無所不有。忽一處喧嘩嘈雜。聚看的人。圍了數重。近前逼視。一鄉下農人。扭住算命的狂毆不已。算命的雙目皆瞽。不回手。不開口。一任毒打。看的人恐釀人命。齊聲喝止。問其緣故。鄉人怒目切

齒道。我是城外農人。家中父母雙全。耕田度日。頗可溫飽。今因趕熱鬧進城。適在此處遊玩。這厮百計兜攬。因費錢百文。令推算流年。可恨這厮屈指一輪。便開口向我道。尊造刑尅重重。命硬得很。必定父母早亡。難享蔭下之福。那時我尙不發怒。惟正言相告道。你誤了。我父母康健無恙。你怎說此話。呪他老人家。這厮聽了我言。並不轉風。却反板著面孔道。我的推算極準。從來不曾瞎說。照你的八字。父母決已不在。你還說康健。難道你要想他人做父母麼。列位爺們。這厮的話。叫我那裏忍得住。列位且閃開些。讓我索性打死那人。出這一口鳥氣。說罷。又欲轉身舉手。此時資生實在看不過。大聲喝道。你這人也太呆了。星相地下。原是騙人財物。無一語可信的。卽有一二句道得準。不是他隨口撞著。便是他設法探聽。察言辨色得來的。又何

必與此等人認真。你恨他呪你父母。須知你父母決不會被他呪死。照你這樣毒打。萬一失手。釀成命案。官司臨門。那時你父母真要嚇死氣死。後悔也來不及了。你有錢百文。不喝酒去。却與這廝胡纏。這是你的大錯。又何苦一誤再誤呢。說到此處。那鄉人已恍然大悟。連聲稱謝。便拱拱手一溜煙去了。那些看客。亦口稱有理。一闕而散。看那算命時。已是頭面青紫。不成模樣。一塊半新半舊的白布。落在桌下。俯首視之。兀自似通非通的寫著幾句道。推算星命。傳自異人。斷決休咎。應驗如神。焚香卜易。必要誠心。所占之事靈應十分。諸君賜教。到館面陳。二人不覺啞然一笑。相與大踏步而去。

第五回 辨吳諺通人多識 說女界志士傷心

卞楊二人一路說說笑笑。回到寓中。早已是黃昏時候。棧主人搬出夜飯。二人食畢閒談。心齋初次到蘇。聽得吳中人士。無論男女老幼。那口音都與鎮江不同。恍然於方言俗語。各處歧異。因記起他母在日。曾說道。吳人言語。忌諱最多。習俗所尚。父老所傳。多有不可知者。因開口問資生道。表兄。你是吳人。定習聞吳語。吾聽得先母說。地諺語。不一而足。今夕無事。欲懇兄一一明告。并剖析其理由。使異日回鎮江後。多一談笑之資。也是弟出門半月。到過蘇州的一紀念。資生聞言。躊躇半晌。方答道。表弟。這又何苦。你既不想作方一記。不必把此沒要緊的事。問及愚兄。不瞞表弟。兄雖吳人。這種俗因其荒誕不經。無關實用。却也不大理會。叫兄從那裏說起。他中兩箇。正在一問一答。不防隔壁有一寓客。忽哈哈大笑起來。聲震

戶。繼又輕輕的說道。吾久聞吳江卞生。是當代博物君子。那知連這本地風光諺語。也不懂得。被人問倒。還要左支右吾。豈不可笑。資生歷歷聽得。心頗不悅。然他究係虛心自下的大儒。不是那一得自封的頂名兒秀才。細思道。此人話中有因。或尙可與談。不免盡先施之禮。與他一敘。因此偕心齋同走過來。那人正憑案觀書。忽見二人進來。連忙離座出迎道。適纔狂言。多多得罪。磊落如兄。諒不我責。資生忙應道。小弟不才。正欲請教。卽蒙兄直言指斥。感且不朽。敢問尊姓大名。那人道。弟姓汪。名梧鳳。字學海。崑山縣人。因事到蘇。昨見二君舉止不凡。詢及棧主。始知兄卽吳江卞某。此弟生平最敬佩的人。敢問此位名姓。資生一一代答。并求教言。學海道。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適纔聽兄答令親之言。不免沾染一二分虛僞氣。據弟看來。各處俗

諺以誤傳誤。於風俗人心。實大有關係。須得吾輩讀書明理之人。隨時洞察。隨處道破。轉移而感悟之。若鄙爲不屑措意。聽其謬說流行。這就是大大的不是了。以我兄之通達一切。似尙見不及此。此弟所以浩然長歎也。兄謂俗語不必深求。不知俗語未可厚非。特世人誤傳之。致陷入迷信一派。爲可恨耳。卽如吳諺云。二八勿打竈。吳人因此謂二月八月。不可作竈。說最不通。豈知二八乃籬笆之誤。言竈近籬笆。恐防火燭也。又云正九勿搬場。遷移家宅者。遂避去此兩月。此亦無謂之至。其實正九乃鍼灸之誤。言鍼灸科遷移。生意必不好也。弗到黃河心弗死。到了黃河死不及。世之將錯就錯者。每援爲口實。無理可笑。莫甚於此。蓋黃河乃橫禍之誤。言人不犯橫禍。則不肯死心塌地。及犯了事。則身爲囚犯。欲死不及。乃勸人及早改過的意思。

喫酒包婆娘。亦空三千糧。摘醋咬生薑。亦空三千糧。浪擲金錢者。每以此數語爲口頭禪。奢儉一致。必無此理。要曉得上之亦空。乃一空之誤。下之亦空。乃一供之誤。千字係天字之誤。言喫酒包婆娘。一天空三天之糧。摘醋咬生薑。則一天可供三天之糧。諸如此類。不可不辨。吾兄以爲然否。資生欣然答道。妙論妙論。得未曾有。可作吳諺中新校正掌故了。學海謙讓不遑道。這不過一知半解。算得甚麼。資生兄。你可曉得俗語之害人。猶不止此。受其毒者。以粗人及女子爲最多。粗人姑不論。那女子爲四百兆國民之母。關係頗重。中國女智不開。而又有一種輾轉誤會之妄語。深入腦經。此真不可救藥的事。俗例重男輕女。謂生女則屋簷低三尺。新嫁娘忌在母家過冬至。謂母家過一冬。夫家死一公。已出閣之女。必在夫家度歲。謂非此則不利。

母家。他如耳朶熱。則謂有人說他。眼睛跳。則謂是非將到。鼻打嚏。則謂報信不爽。得夢兆。則妄測吉凶。覩物象。則妄分休咎。以及日月之爲兄妹。雷電之有公母。鴨之腦有秦檜之靈。鶴鷓之鳥是冥王之婿。見寸星之蛇而謂吾祖。見燈火之花而曰有喜。此皆無理之尤者。婦女彼此告語。不以爲怪。無論村姑鄉婦。卽大家婦女。幾沒有一箇不染此種嚙語。津津樂道的。乃知女界鐘所謂朝尋賣卜之人。夕唸消災之咒。朔望茹齋。報雙親之象養。元宵聽鏡。決良人之登科。與夫請紫姑。拜地藏。占鵲噪。作篔簹仙。起牙牌數之類。猶事之小焉者也。資生道。吾兄高見極是。中國女界。如此腐敗。眞眞可怪。言次。學海忽作色相告道。資生兄。這事猶我國女子普通弊病。但使女學大興。卽可無慮。你可知我姑蘇婦女。近日更有一大玷惡。喧騰日報。內之爲各省

所譏笑。外之爲各國所賤視麼。資生聽了。不覺一驚道。這却未知。望兄明示。學海方欲置答。只聽得擊柝之聲。遠遠而來。其時已三鼓了。遂訂明日再敘。各各告別安寢。

第六回 拜僧成習婦德失修 爲妓毀妝情絲益固

資生與心齋。因急欲聽學海議論。明晨起來。忙忙的用了早餐。方欲舉步。忽見學海已掀簾走進。怡然色喜道。今日可與二兄長談了。兩人齊聲答道。願聞妙言。坐定。心齋先婉問道。昨夕我兄所說蘇城婦女。究係何事。學海道。此事說來。自講陰鷲家言之。却像談人閨閣。要墜甚麼拔舌地獄。然揆諸現情。確實如此。若緘口不言。更不足爲鑒。賊變資。聞近來蘇州紳衿婦女。每喜拜和尚爲師。此倡彼和。相習成風。益甚無忌。莫能檢束。美其名曰佛門徒弟。以爲如此皈依。則可超

登極樂世界。這豈不是一段奇聞麼。那婦女平素在家。見了生人。卽遮遮掩掩。做出百般羞態。獨於和尚跟前。無不放浪形骸。往來極密。其親熱更勝骨肉。凡遇寺中作佛會。及開光傳戒齋僧施食等事。皈依徒弟。多呼姨挈妹。到寺隨喜。就在僧房內用茶用點。和尚百十分的殷勤。低言輕笑。做出許多的醜態。凡大叢林中皈依女弟子。竟有多至百數十人。種種曖昧之事。實屬不可勝言。風俗淫靡。一至於此。深堪浩歎。此等淫僧之罪。固擢髮難數。爲地方官者。果能雷厲風行。嚴禁力杜。違者罪坐家長。並重懲僧人之犯法者。則此風或可稍息。乃竟熟視無覩。任其妄爲。可爲駭異。尤可憤者。僧人中每有自誇法術。哄騙資財。相傳本城世家子某甲。短衣白襪。窄袖青衫。一望而知爲紈袴子弟。去年八月。因赴金陵鄉試。往釣魚巷獵豔。與妓女玉蘭

有嚙臂盟。從此數月不歸。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事爲甲母所悉。愀然不樂。時甲新婚未幾。其妻怨懟。更不必言。有某僧者。自謂有祕術。甲母曾拜爲師。一日適以事來。甲母告以故。並請用術離間之。僧初有難色。及賂以重資。始許一試。因索一紅綾餅。呵氣於背。又索小布袋一。口中念念有詞。中藏一針。謂甲母曰。持此餅與甲及妓食。并以此袋私納甲衣縫中。必有效驗。可使妓美變爲醜。不能復合。甲母乃作函促甲回里。甲得書。遂別妓整裝歸。其母絕不責罵。但謂曰。妓有何好處。而癡心若此。甲乃言妓之多情。且云若不得爲小星。甯披髮入山。與世長謝。妻亦佯笑曰。郎言妓多情如此。儂亟欲見之。遂代懇於母。授金脫其籍。母沈吟良久。出餅置桌上。謂甲曰。汝言妓真心。汝試持此餅。與之同啖。謂內有毒藥。因不能脫汝籍。與其生抱別恨。

不如死葬雙魂。妓肯啖之。則真心矣。贖之可也。隨與以巨資及餅。其妻已將小袋隱納甲行衣中。甲茫然不知。欣欣前往。妓訝其太速。甲以母言告。卽擘餅令啖。妓遲疑不決。甲笑曰。焉有鳩人羊叔子哉。實告卿。我言卿良。而母與妻皆不信。故以此相試耳。如其否也。胡以資來。遂以金示妓。妓信。乃分啖焉。是夜甲與妓同宿。細語喁喁。樂而不倦。久亦了無他異。甲竟挈妓而行。買棹旋家。母與妻見之。懊惱殊甚。急飭人覓僧。則已杳如脫兔。不知去向。這僧借術騙財。你道可恨不可恨。資生道。僧固可恨。然甲母與妻信其妄言。亦屬咎由自取。時已鐘鳴十一下。資生道。我們何不向外邊走走。得些空氣。乃相與攜手出門。

## 第七回

鰥夫賺孀婦女巫弄權

弱質羨宜男卜人私語

那三人且行且說。走有一二里路遠近。只見一座酒樓。裝飾精雅。妙在隔絕鬧市。有半城半郭景象。資生道。好箇酒肆。我們何不小酌談心。消此長日。二人點首。遂相率躡足登樓。喚酒保道。你把那頂好京紹。燉上幾斤。有清潔的果菜。只管搬來。却不要多問。酒保答應道。是他三人在當窗一張小桌上坐定。便淺斟細酌起來。飲未數巡。那學海先開言道。二位長兄弟。有近事兩則。頗覺新鮮。說給二位。爲今日下酒之品。可好不好。資生道。妙極妙極。我與表弟。先各浮一大白。洗耳恭聽。說罷。二人各舉觴一飲而盡。學海道。我邑鄰縣新陽人陸道基。年逾不惑。家道赤貧。數年前。在縣城某家訓蒙。僅堪餬口。近因鰥居無偶。心緒不甯。日復一日。竟想出一箇急計。一日商之素所稔熟之女巫。囑爲賺一佳婦。巫許諾。未幾有青年孀婦。風姿甚麗。家業亦

饒適往女巫處。占問終身休咎。女巫心中默忖道。這魚兒要上釣了。屈指把八字一掄。佯作喫驚之狀道。娘子不出百日。將有災難。婦驚曰。如何如何。不識可有禳解之方否。巫假意沈吟一番道。祇有一法。別無妙術。但恐娘子未必允從。婦固詰之。女巫道。惟得陸姓者而醮之。庶保無恙。婦曰。世上不乏陸姓。但未識是何等人。倘貌美。固我所願。女巫道。癡娘子。此爲禳災而求偶。尙何暇擇妍媸老少。我早爲你推算定了。某日清晨獨起開門。見一男子走過。卽問其姓。果姓陸。則得其人矣。如或錯過。則大災莫解。婦受教而歸。至期如法等候。果得陸某。告以欲嫁。陸佯爲不知。以齊大非偶。再以年貌懸殊。故意峻拒。婦強曳而入。結爲夫婦。牀第之間。猶感激該巫不置。此人與弟素熟。幾無言不告。以上情形。皆被弟聒出來的。却千真萬確。這事奇也不

奇。資生道。此真奇聞。可見巫卜之輩。慣弄元虛。世人迷而不悟。趨之若鶩。這真中國極大的怪事。敢問再有一則。却是何事。學海道。此係弟所日見者。今年三月。因本地將辦學堂。到上海購買書籍儀器。購畢無事。閒遊各處。偶至一廟門前。問本處人。知名紅廟。方徘徊門外。忽覩一靚妝少婦。後隨小婢。自廟中出。頗似大家閨閣。在門口測字攤上。隨手拈得一字。拆字者詢其何用。少婦赧然答道。求子。測字者卽正襟危坐。將字拆開。瞎說一番。旋謂少婦道。照字拆看。難得麟兒。然人定勝天。倘能不惜小費。當爲想一厭禳之法。以求必得。少婦默然片時。問道。如何做。未知要費錢幾許。拆字者附少婦之耳。喁喁數語。第見少婦頷首者再。悠然有會而去。以少婦求子。公然形諸口。已屬奇事。旣求之不得。該拆字者又可以爲之代謀。而少婦竟鼓舞

歡忻而去。斯誠奇之又奇。不可思議。資生狂笑道。其中隱情。不言而喻。這又聞所未聞了。此等現象。日觸於吾輩腦筋。如何耐得。吾不怪女巫與拆字者。吾獨怪我中國人人爲所眩惑顛倒。竟沒有一箇能抱定識。具毅力。把他覷破。向使我中國人民。無一過問。那女巫拆字輩。也就要絕跡人間了。說罷。浩然長歎。連連拍案。學海知他已有醉意。故道着世態。分外感傷。便婉言道。資生兄。吾等六尺之軀。百年之壽。也愁不得許多。酒已够了。可就此出外罷。

第八回 官惑堪輿徒資嗚噓 神醫疾病實駭聽聞

那資生酒量。本不甚豪。今因知己歡聚。暢談薄俗。不免多喝了幾杯。因此脚高步低。竟有不能支持之勢。心齋與學海。看天色尙早。想着茶能解酒。便步入一茶肆中。博士湊趣。泡上三碗濃茶。三人喝了一

回津津有味。已清醒了許多。聞得那隔壁桌上兩人對坐。正在斷斷爭辨。各執一見。原來這兩人一姓李名曰輝。號有光。一姓蔡名沅。號明辨。都是本城人。那有光專信風水。明辨專信神佛。主義不同。因此互逞詞鋒。有光道。天下祇有風水。沒有神佛。明辨道。神佛是實有的。那風水却是作不得準的。有光道。你那裏曉得。風水一道。如今的官場中。尚多信服。吾輩小民。豈可訾議。我聞金陵上元縣署。據堪輿家言。爲仙鶴之形。故照牆例用木壁。恐磚石壓傷鶴頂也。握此篆者。控鶴凌雲。騎鶴致富。風水所係。往往有徵。前年某大令攝上元。不信風水。於頭門外添建告示遊廊。砌以磚壁。又設太平水缸數具。皆不利於鶴形。後聞本任某令回任。以其故違定章。擅興土木。擬詳稟大憲。嗣經某當道力勸。始不出詳。又聞常州陽湖署。近籌款改造。落成而

後。經地師勘驗。言須壞七官。代理縣事某。至不敢入衙。而在後署理之某令。本爲風水專家。卽豫至署內外。將羅盤針縱橫察看。聲言須改造若干處。由此可知風水之說。不獨愚民深信。他們翎頂輝煌。身任百里侯的。且看重此道。你何必輕加駁議呢。明辨道。你休再講這話。我聞諸新黨家言。中國因風水二字。阻止鐵路。阻止開礦。以及爭墳地。則闔族械鬪。覓葬地。則棺木暴露。種種禍端。指不勝屈。可見風水有害無利。不若神鬼之實能福人。有光道。何以見得。明辨道。人於神祇。不可不尊。你不信。但想那施相公能爲人治瘡毒。那觀音竈君等。更各有仙方仙丹。以療人疾病。尤奇者。皖省安慶城內。絕少良醫。其土人亦不信醫而信神。謂神能醫病也。聞前年有某候補道。原籍江蘇。分發安徽。因母病劇。所延諸醫。皆甚庸劣。不能奏效。有人告以

某鄉某神最靈異。何不往求。某道因與那人及僕同往。後語同鄉人。謂求醫之法。先具疏於神。言病狀。至明日。然後叩首求籤。詢神可治與否。籤許可治。則寫方。其法於几上敷以香灰。數人肩神轎。扶轎竿頭於灰中。書字寫方畢。復肩神轎。歷各村一週。或過一家。神轎忽重。必神向其家索藥也。然後其家將所有各物。一一相告。言至某物而神轎輕。則其家舉某物相贈。聞服其藥。多有驗者。病者於夜間。亦輒有夢神來診病者。故信神之心益堅。而醫亦由是愈加庸劣。那有光不待說完。卽冷笑道。都是胡言。我兄偏信。真可謂愚極了。某聞西國十五世紀以前。醫學未興。有病者。諉諸神權。託諸星士。此實野蠻時代的舉動。中國至今日而尙有此習。可愧之至。此事害人不淺。所謂仙丹者。燥烈之香灰而已。所謂仙方者。不對症之藥味而已。治病不

足增病有餘。怎反說有功效呢。有光講到此處。又連聲大笑不止。此時滿室之人。皆側耳聽他兩箇辨議。却靜悄悄無一人言語。好似在說書場一般。時資生醉意全解。聽他二人所說。到也均有見解。惟未免各有偏弊。因隔桌插嘴道。二位息爭。自吾觀之。那風水神佛二說。均不可信。無形無跡之神佛。果能爲人治疾病。則天下可以無醫生。其荒唐概可想見。至風水二字。大率起於古之葬者。蓋謂墓地不爲風所侵。水所入耳。後人緣飾附會。致有種種不經之說。使其說而然。何以郭璞爲千古葬師之祖。而不能保其身。後世擅青烏術者。其子孫亦不聞致身富貴。虛誕僞妄。不辨自明。卽如日本不講風水。而國盛民安。歐洲不講風水。而富強甲五洲。然則風水斷斷不足憑信。你們因官長尙且信從。便尊而重之。其實那官長也是平民做的。他的

見識或反不及平民。豈不聞左傳云。肉食者鄙。麼。二位不信。聽我也述一二事與二位解圍何如。

第九回 學使媚神侈陳儀仗 邑令修塔浪擲金錢

資生接說道。二位。試想我中國官場。名貴的莫如翰林。望重的莫如督學。士爲四民之首。學政又爲全省士人的表率。比那拋一二萬兩銀子。捐得來的候補道。這豈可同日而語。然平心思之。他們也都從八股帖括進身。並沒有別的擅長。所以大半腐氣熏蒸。心地庸陋。求知識略略開通的。十人中竟無一二。近聞友人傳說。有某省學政。酷信鬼神。相傳其視學某省時。署中偶有一青蛙。躍至案下。伏着不動。此本不足爲奇。豈知那學政甚爲昏憤。毫無定識。平日習聞僕從調言。謂本城某廟之神。時化身作青蛙。所至之處。皆有喜慶隨之。今一

且惠臨署中。真是求之不可得的。便狂喜不置。疑爲神降。竟率眷屬多人。衣冠叩拜。并備牲酒祭獻。納入盤中。用玻璃罩蓋之。舁蛙於綵輿中。傳集鼓吹。以己之銜牌執事前導。派一差官。蟒服執香。擁護青蛙。送至廟中。道旁觀者。咄咄稱怪。以爲今日學政署中。豈忽有婚娶之事。不然。何如是之排場闊綽。及聞送青蛙事。則又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沸沸揚揚的說道。這箇學政。必指日高陞。他的後福。不可勝言。故青蛙降臨。又有一種人說道。青蛙神十分靈異。聞有三頭六臂神通。巍巍學政。尙如此敬重。我們芥子般的小百姓。豈可反輕視他呢。二位他身爲學政。竟荒謬至是。昔人云。道高一丈。魔高十丈。吾請易之曰。官高一級。愚高十級。二位以爲是不是。至相信風水。惑於望氣驗脈認龍點穴擇土潑沙諸說。尊視青囊赤鬚家者。豈僅

上元陽湖兩縣令爲然。吾恐普天下學士大夫。殆無一不信此道。你們又少所見多所怪了。卽如前歲某日報。載有湖南桃源縣建塔一事。略謂隸該縣治七八里。有溪流一道。爲陵鄉各溪匯流之區。出口入河之地。曰延溪口。是地兩岸平蕪。土人以種植豆棉爲事。某令勒捐苛罰。無可報銷。除修治衙署。及北街房屋各廟宇外。借此培植文風。因於是地建修浮屠九級。以爲文峯。謂可豫兆科名之顯達。落成之日。加頂於上。雇有菊部一班。金鼓喧天。以避土木之煞。城鄉內外。紅男綠女。白叟黃童。聯袂往視者。何止千萬人。衆口嘖嘖。各具一見。有謂某令建此浮圖。實與地方大有裨益。將來振起文風。實此塔的功效。有謂某令剝削民財。妄興工作。況縣境有塔二座。一居對河。一在廉泉山頂。他如文昌閣奎星樓。均爲培植文風起見。今科名中祇

有一孝廉。係刀筆名手。某令亦幾弄巧成拙了。由前之說。使愚夫愚婦。因此迷信益深。謬說益滋。由後之說。以有用之錢。作無益之舉。這豈不又是一怪現象麼。吾勸二位。從此不必再爭。但各將向來所不信的。愈堅其志。將從前所誤信的。一概掃除。闢闢實實。由光明正大一路行去。把一切誕罔不經之事。付諸一笑。那就不負我今日一番饒舌了。如今話已說完。你等聰明人。諒必豁然貫通。天色已晚。我們就此告辭。說畢。便揚長的出來。那兩人連忙立起。拱拱手道。承教承教。容俟後會。

第十回 青陽遇崇一派胡言 黑夜偷油霎時露跡

蘇城盤門外青陽地。前年許日本開作租界。頓成鬧市。鞞擊肩摩。遊人如織。然往往有因游玩回家。得病不起者。吳儂好事。詫爲奇怪。於

是謠言四起。物議沸騰。僉謂遇崇所致。視作畏途。相戒裹足不前。那資生與心齋。自到蘇垣以來。習聞街上行人。三三兩兩。傳說紛紜。早已略有所聞。不過一笑置之。那日三人從茶肆連袂而出。早已是五點鐘的光景。一路行行且止。踱將轉來。離寓門約有五丈路遠近。猝見一叢人攢聚街心。紛紛攘攘。圍着一人閒話。正不知說些甚麼。三人不覺立住了脚。惟聞七嘴八舌。都稱怪事。中間那人聲嘶氣急。指手畫脚的說道。我的連襟某人。昨日朝飯後。出城遊覽。身體本甚強健。並無病症。豈知晚間由青陽地回來。陡發寒熱。旋即人事不醒。囁語大作。家人知其遇祟。急於外修。不暇裏補。然冤業不解。已來不及天尙未明。竟一命歸天了。奉勸列位。青陽地鬼怪極多。是斷斷不可往來的。衆人連聲稱是。內有一箇意不能平。答道。老兄此話。太不中

聽那鬼魅是何形象。曾否見過。與令親究有何深冤。定要索命。據小弟看來。那令親之死。正因家人瞎做。不早請醫服藥。竟是被先外修後裏補之邪說所誤。清天白日。有甚麼鬼。有甚麼怪。老兄六尺鬚眉。何苦同婦人女子一般識見。造言惑衆。說得天花亂墜。鑿鑿有據呢。俗語說得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那疾病不疾病。是保不來的。如兄所說。凡自青陽地歸者。必無一人患病。無一人病死。而後可免物議。是青陽地將成洞天福地。且彼終歲杜門不出。閉戶獨居。亦不免有疾病死傷者。又當何說。況赴青陽地閒逛者。每日何止數千百人。何嘗人人得病。吾聞西國歧黃家言。凡地氣久悶鬱之處。一旦發掘。炭氣外洩。或身素怯弱。或臟腑已感外邪。偶然觸此鬱勃之氣。遂致傷及腦筋。無端發病。這是理之所或有。若云鬼魅爲祟。你只

好騙三歲小兒。不能惑吾輩也。那人聽了。早已無言可答。却猶勉強蠻辨道。你這人好沒來由。我說我的話。干你屁事。你不見棺木不哭爺。有一日你的眷屬。或到青陽地。遇了崇。喪了命。那時方曉得老子說話。是不錯的。恐懊悔也無濟了。正言間。忽有一人婉勸道。某兄。我勸你勿強詞奪理。此位所說。也自有見。天下豈真有鬼魅之事。那人聽了。舉目一觀。不覺驚異道。這又奇了。某兄。你平日最喜談神說鬼。我記得去歲令正患病。尙叫喜保福問卜齋神的鬧箇不休。足下兩額角。碰得一塊紫。一塊青。這是我親見的。何以今日大變初心。反助起他來。那人道。這也不足爲奇。前在夢中。如何能不惑神鬼。現已大醒。如何肯再信神鬼。我兄。今日仍在夢中。而強已醒者。使同夢。這是斷斷不能的。此事原因。說來甚長。前日我家來一遠親。是浙江紹興

人。他於晚間說起紹興某鎮。上月曾遭大火。焚斃多人。慘不忍言。數日之後。忽有某乙。自稱能白日見鬼。謂鎮人曰。某家焚斃諸鬼。我日見之。焦渴殊甚。行將爲禍。若每夜設水缸數具。滿存清水。再用淨麻油十餘斤。浮於水面。以供諸鬼之飲。便可安甯無事。否則降禍不淺。鎮人信之。果釀資設桶儲水及油。悉如其法。次日視缸中。水油均淺。咸服其言之驗。忽一夜。該鎮有一婦將媿。深夜差人去接穩婆。路過此處。則見乙適在桶邊取油。遁避無及。明晨述之於人。乃知向之託鬼惑人者。實爲夜間偷油之計。由此觀之。幸而某乙之計。一朝敗露。倘無人覷破。則油必被其偷盡。該鎮之人。且益信其真能見鬼。而某乙亦必大肆煽惑之伎倆。吾是以知中國各省。凡謂能通鬼神者。無一非騙油之類。凡妄信鬼神者。無一非受騙之人。這就是我如夢初

覺的大紀念。那人兒話不投機。便似睬不睬道。承教了。說罷。就揚揚的走開。學海拉着資生道。他二人倒說得痛切。我們也可就此回寓了。

第十一回 建仙祠奸徒斂財物 證白骨開驗破羣迷

三人入門。各歸寓室。資生便向心齋道。表弟。我等來蘇多日。明晨擬欲旋里。弟意何如。心齋道。表兄可獨自回府。弟擬由蘇乘輪返家。不復再至府上。較爲便捷。資生道。這又何必。弟須同返舍間。再叙幾日。然後回鎮。亦不爲遲。心齋只得應允。當時檢點行裝。明晨起來。一面喚棧使雇舟。一面算清房錢。辭別學海。遂下船解維而去。住了幾日。心齋倦遊思返。情見乎詞。學海不能再留。只得擇日餞行。酒酣對心齋道。表弟的胸懷。如今不比從前。但那改良風俗。維持社會。是我輩

專職弟歸府後。幸勿忘懷。心齋一一答應。翌晨告別。兩下未免依依。這也不在話下。却說心齋歸後。他的好友。徐守仁成德。龔心虞壯抱。二人的住室。離楊宅都不及一里。原是朝夕過從。最爲親密的。如今聽得心齋已返。便約同來訪。久別初逢。自有一番談論。那徐龔二人宗旨性情與前日的心齋差不多。心齋由吳返鎮後。卽以所得於卞汪者。薰陶徐龔。漸漸移步換形。也就合同而化了。有話卽長。無話卽短。轉瞬之間。早已是冬盡春來。那心齋鑒於出門之得益。便也志在四方。一日暮三竺六橋勝景。忽動遊杭之興。知成德無暇同往。因思單約壯抱。遂徑入壯抱書齋。見有一人正和壯抱暢談。細看時。像是賣書客人一般。那人見心齋進來。便立起招呼。不復再言。心齋道。客人有話。只管談講。也得與聞一二。我們是老友。常常相見的。你不要

拘文拘禮。爲我打斷了談興。說罷。那客人重對着壯抱道。適纔先生問我安徽奇事。這事距今已有多年。憶安省英山縣西鄉。有一女子。姓柯。年十五六。向有癡疾。輒十餘日不食。自云不餓。因此日就尪羸。竟死。鄰近有術士某。勸言柯女已仙。將降福鄰里。不當以常人殮。宜用兩缸對合封固。爲立廟。置廟內。則軀可不朽。鄉愚無知。信從其說。爭斂錢建祠。由是男女具香燭進廟者。不絕於途。湖南之羅田黃梅。廣濟人。尤爲崇信。往昔荒村。頓成鬧市。女之父兄伯叔等。卽就廟斂金。歲入不貲。藉以購美宅。置良田。出入衣服華美。一鄉中爭相稱羨。稱其父曰仙父。兄曰仙兄。伯曰仙伯。叔曰仙叔。久之愈傳愈廣。來者日衆。漸有貴官大紳。轎馬赴禱。安慶省城僧某。本一無賴。聞其事。以爲可借此斂資。赴英山附女父兄。益神其說。香火愈盛。遠方窮民。遂

有攜家於廟之兩旁。支蓋茅屋。售香燭食物。以謀餬口者。附廟十里。舟車驕馬。終日絡繹。女之父兄伯叔。得僧輔助。斂錢益多。鎮有某巡檢。豔其父兄之驟獲多金。遣心腹致意。謂能餽贈如禮。當爲保護。使可常享其利。那父兄人極愚戇。竟不答應。巡檢因羞成怒。立即赴城告變。謂僧卽白蓮教餘黨。在鄉藉教斂錢。蠱惑鄉愚。集衆製械。期以某日舉事。令恐甚。卽欲通稟省垣。調兵剿捕。其時有縣尉顧某。長厚有識。縣令飭僕持刺往邀入署。詢其辦法。顧某道。請勿造次。中必有故。若遽通稟省憲。派兵前來。事倘子虛。其何以應。恐不止得鹵莽罪也。縣令道。誠然。但究作何辦法。能爲我勾當此重公案否。顧某道。有委敢不卽行。請先赴鄉察視。縣令道。此去需役幾何。顧某道。數十人已足。於是擇差隸捕役有膽力者。得三十餘人同往。先遣人下鄉。諭

其父兄定某日當來廟拈香。鄉人知縣尉入城。事必有變。均相約官果拈香。無他事則已。若欲毀吾廟。則誓與爲難。當時顧某自忖鄉愚不可猝諭。若驟帶多人下鄉。彼不知此意。易釀大禍。因復遣人至南鄉某董家。言定某日下鄉。當主其家。已則挈三十餘人。潛赴東鄉某董家暫駐。明日挈兩僕先至廟。餘衆隨至。鄉民猝見縣尉。頗爲驚駭。均叩頭求勿毀廟。謂恐遭仙怒。降災本鄉。顧某道。余此來特爲保全汝衆性命。汝等無懼。頃刻間。鄉民鬻集。環視若堵。蓋恐其毀廟也。顧某對衆宣言道。汝輩不過信奉女神。並非有異志。女父兄伯叔及僧等。亦不過藉此斂錢。更非有異志。我豈不知。然汝亦知有怨者告變。省中將調大兵。來此剿捕。衆人道。吾等良民。本不謀反。何懼大兵。顧某道。大兵一至。玉石俱焚。汝謂不反。百口難辨。我此來實憫汝等無

辜。將明汝等不反。又知汝等之愚不能悟。并又惜女既成仙。反遭此劫。不能降鄰里福。適爲鄰里禍也。今我擬將女之缸揭視。果已成仙屍體。必然不朽。我當據此稟復上臺。以明汝等非妄。且表揚仙女靈應。汝等以爲何如。父兄聽了。連連叩頭曰。女仙去時。囑道。我仙去年餘。將有大難。有官來欲揭視。凡軀萬不可聽。須俟後五百年。我正果已成。始可無礙。當時衆人同聲都道。不可揭視。恐觸仙怒。顧某曰。倘有災禍。吾當身任。衆人不答。適所帶三十餘人亦至。顧某卽督令將缸開看。衆人正欲攔阻。早已揭開。但見臭水滿缸。白骨數十根而已。衆人面面相覷。不敢復語。旋卽散去。顧某卽將女之父兄伯叔及僧人等。一併拘送縣署。各笞數百釋去。該僧人驅逐出境。不得逗遛英山。又數年。縣令及尉調往他處。巡檢復修舊怨。新令信了巡檢一面

之詞。飭役將柯女之父兄等拘案下獄。若輩所斂之錢。已於平時爲人訛索殆盡。獄卒復向索錢。百般凌虐。不堪其苦。服毒自盡。心齋歎道。愚民之愚。一至於此。不有縣尉。鄉人危矣。柯女父兄之不得其死。孽由自作。固不足惜。那巡檢囚索賄不遂。一再輕事重報。這更狗彘不若了。

第十二回 說對臍大會無遮 乞開鎖立關廣募

壯抱不待心齋說完。便又問那客人道。天下事無奇不有。兄係安徽人。必多知安徽事。英山縣柯女一事。余昔亦曾有所聞。特不若君言之詳盡。但吾又聞安徽全省陋俗。以蕪湖爲最甚。相傳有齊公道姑一流。既不類沙門。亦不同羽士。惟事持齋念佛。功課最虔。信從者衆。無論少女孀婦。俱堪入會。與善男雜處。就中幻說惑人。足令人噴飯。

者。莫如對臍一事。其法以齋男齋女。赤體對坐。能相視莫逆。漠不動心。甚至臍腹相摩相盪。若能行所無事者。則謂道行已高。得最上上乘法。將來必升大羅仙班云云。似此罕聞之事。豈傳者附會。抑實有此風。君必有所聞。乞明以告我。那客人道。此事我耳中却亦熟聞。但我蝸舍。去蕪湖尙遠。且又終年在外謀生。故無暇一至其處。專意調查。大約事則實有。特未必如傳者所述之甚。實告先生。我們做這體面別脚生意。浪迹天涯。那社會上奇聞怪事。與此事相彷彿的。也說不盡許多。後會有期。再當劇談。言罷。那客人便說聲多擾。急急的負書而去。心齋當下述明來意。謂欲邀遊杭州。以擴眼界。壯抱也。自歡喜。便一口應承。訂期同往。到了那日。他二人同舟赴浙。在路遊山玩水。耽擱了好幾日。方至杭州。泊舟松毛場。先泛西湖。繼尋天竺雲棲。

飛來峰小吳山之勝。兩人詩酒流連。樂而忘倦。一日思購些杭貨。歸贈親友。便由湧金門進城。正行走間。那壯抱向前面一望。不覺喫了一驚道。資生兄。你看這箇模樣。是甚麼事。資生擡頭。只見禿子十餘箇。在空曠地方。支蓋布篷。中間設一木籠。籠門上下。釘有五金鎖。數百具。中站一僧。赤足踏刀。外更有三四僧。口喃喃不知作何語。又高貼黃牒。言蘇州閭門外能仁寺。欲建大殿。來浙募修。該僧自願捨身立關。站籠七日夜。以示募建之誠。另有數人沿街敲擊大木魚。震的那居民耳畔聒噪。心煩意亂。却又不說聲討厭。恐招罪戾。二人細問旁人。答以如有人行善舉者。可開一鎖。每鎖價目。自四元。八元至百數十元不等。若能將上下鎖全行開罄。則該僧始免於難。否則必至立斃而後已。連日人山人海。四方士民。咸相勸戒。務必捨身以救。

雖貧而無力者，亦典貸以應。立關才三日，所施已逾二千金。心齋聽到此處，啞然失笑道：「原來如此，這是他們騙錢極妙新法。比那官場的得錢鬆刑，會匪的擄人勒贖，奸人的故作哀黨，更爲得訣。可憐這些百姓，竭涓滴以供禿奴，無論那奸僧得財私用，未必果造廟宇，就使眞眞造廟，也是以有用的金錢，作無謂的舉動。我中國梵刹重重，要來何用。不過供那班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僧人享受，爲藏嬌匿罪的巢窟，袞袞諸公，曾有改寺觀爲學堂的條議，却未能實見施行。化無用爲有用，致他們興高采烈，更欲推波助瀾。的是可恨。」壯抱道：「不要管他。我們且再前行。看有什麼奇事，以作笑談罷了。」

第十三回 怪現象嬌女譁張 眞晦氣同人說破

杭州一城，是東南絕大都會。那奇奇怪怪，可笑的事，也較他處爲多。

他兩箇迤邐行來。灣灣曲曲。不覺已經過了許多街市。剛剛走到三元坊兩浙會館南首。忽見一間屋內。站着箇十六七歲的女子。頗有幾分姿色。也不挽髻。拖着鬆股大辮。偏應着那金一女界鐘所說的女子入學讀書。與其風鬟霧鬢。盤髻重重。甯姑從辮髮以取簡便的話。所惜者不用之入學讀書。竟用之斂財惑人。爲可慨耳。門前高掛女中和緩巾幘華陀等牌。並羅列草藥包無數。好似那南貨鋪內。當歲底居民爭購什物之時。豫先封好各小包。堆積滿架。以應買客的樣子。二人不覺立住了脚。細細的向內一望。見那女子面前置涼水一碗。檮一爐。指手畫脚。說能以符咒爲人治病。手到病除。如不見信。聽來一試。聽他說話。是一口四川土音。有請其治病者。女卽以水灑其面。復以火薰之。口中喃喃念咒。弄出許多怪象。傍邊觀看的人

都稱此女爲仙姑。說治病如何靈驗。因而門庭如市。獲利無算。壯抱看了一回。對心齋道。此女動作。頗有些奇異。心齋道。有何奇異。這又不過是左道旁門。借書符念咒。惑衆騙錢罷了。只有用醫藥退病的道理。沒有用符咒去病的證據。此與那亂說西遊記所述唐僧用甚麼緊箍咒制孫行者的瞎說。有何分別。正言之時。忽一儒冠的人。從旁插口道。此位所說的話。一些不錯。前月杭城到過一人。名簡濟緣。自稱擅白水神符。爲人驅鬼治病。寓居三橋堍。徧貼招紙。一時間踵門求治者。絡繹不絕。或服其藥。或吞其符。終日不下數百號。懸匾獎譽者。時有所聞。那城中聲名最著的時醫。被他奪了許多生意。反相形見絀起來。不料合當敗露。一日該醫偶與同事失和。同事憤不能平。出告於人曰。簡某來歷。可瞞杭人。不可瞞我。其人並無法術。曾在

各鄉捉牙痛者。後因生意清淡。衣食不給。遂假作書符治疾。哄騙鄉愚。至丸藥之類。皆麥粉樹皮做成。有何靈驗。此言一出。聞者大譁。門庭之間。頓形寂靜。該醫十分懊惱。自知立足不牢。旋即他往。聞簡某係蜀人。而此女亦是蜀人。可謂無獨有偶。惜此女尙無人發覆。所以狐狸尾巴還未顯出。不然。恐將如簡濟緣無地自容。急急的抱頭鼠竄去了。二人聽他的說話。却甚透關。不覺點首稱是。心齋見紅日將沈。夕陽西下。便不復前進。與壯抱緩緩歸。來到了船中。心齋道。我前回同表兄在蘇州。耳聞神仙醫病的事。今日在杭州。又目覩妖人託神仙符咒治病。我中國的人。不信實而信虛。真不可救治了。壯抱道。我們一日間。觸目者。已有兩樁怪現象。他處似此類者。更不可勝數。惜舟中祇你我兩人。又同在一處。不能各舉所知。以消永夜。言次。忽

船尾一舟人插口道。爺們所說的話。我也聽出些頭緒。我們弄船的。到處往來。倒頗有些奇事見着。如不嫌絮煩。可以略道一二。心齋道。好極好極。你且說來。

第十四回 信左道返魂乏術 灌穢汁厚報親嘗

那舟子帶笑帶怒的說道。說也可怪。我近來新聞的。有兩件怪事。較爺們所講的。更覺可駭。一件出在揚州。一件出在蘇州。那出在揚州的。是一箇外省候補人員。寓在揚州城內。他的住宅。在蔡官人巷。日前他兒子身染重病。已經斷氣。家人正在哭泣。忽來一和尚。自稱能起死回生。但須捐洋若干。繳到地府。他略施法術。死者可以重生。那官兒痛子慘切。便信了他的話。和尚裝出百般形狀。伏地默禱。說地府需洋一百二十元。可使爾子增壽三紀。遂書券焚化。又喃喃祝告。

道。此子半日內。必能一躍而起。言笑如常。我寓在某處。因尙有要事。請暫別。少頃當再造府。賀令郎重生。取洋逕去。那知一去杳然。此子終返魂無日。某既喪子。又破財。放聲大哭。爺們。你想人死不能復生。誰不曉得。那官兒甘做呆鳥。致人財兩失。豈不可笑。那出在蘇州的。却是一箇妖道作怪。這道士姓陶名宗王。設壇中街路百花巷。招搖撞騙。煽惑愚民。自稱法師。能知陰司諸事。並可書符療病。故患病之家。一至藥石無靈。莫不虔誠邀請。這陶宗王凡一出門。必要婪索。錢號金及一切名目。至數十元數百元不等。或云須建太平保安等醮祈禱。則所索更大。及錢既到手。便道你家沒有積德。不能挽回。否則說前世冤愆。今生罪孽。這些人受了他的欺騙。喫了苦。還是相信的。前日有僦居大成坊巷之某貧戶。因他家裏人患病垂危。請這陶

道來治。竟以糞汁一杯。雜符咒令病人服下。那知一服後。立時氣絕。道士仍向索洋若干酬勞。某被他騷擾不過。遍向親友懇借。勉強付他。你道可憐不可憐。他又說能驅捉鬼怪。有患癩疾的。其家延他看治。他說有鬼爲祟。病家酬以重金。乃爲設壇誦經。假作驅捉模樣。用熾炭潑醋。教兩人扶着病者。強使聞臭。道士持劍。故現惡相。這醋炭之氣味。刺鼻難堪。病者觸着這味。畏縮欲逃。旁人看着。以爲果然有鬼。因道士要拏捉他。所以懼怕。如是者數次。病者筋骨酸軟。無力發癩。道士用小瓶。書符封口。埋在屋角。謂所捉之鬼在此。病者奄然歸臥。必數日後方能起來。或癩狂如故。或病本已將退。竟得痊愈。遂以爲道士果有法力。又有某秀才。不知如何。忽患此症。神昏痰迷。不能自主。家人以服藥不能愈。亦延道士來治。道士曉得他家道殷實。便

說此鬼甚爲兇惡。不易拏捉。非用道士十餘人。設壇誦經若干日。病不能愈。當需費數百金。家人應允。先給以半。道士於是設壇念經。正在念得興頭的時候。某突出不意。提溺壺直灌道士的頭頂。弄得淋漓盡致。道士只恨沒地洞鑽。某大笑不置。從此癲疾竟好了。這一溺壺的溺。恍與大成坊某貧戶的糞汁報仇。你道這妖道該殺不該殺心。齋壯抱二人。皆悼歎不置。

第十五回 進香求福堪笑冥頑 宣卷禳災大傷風化

心齋壯抱二人來杭之時。正值二月下澣。他們盤桓逗留了旬餘。早已是三月暮春天氣。那杭州寺院極多。香市最盛。一年頂熱鬧的。却在此時。各廟所得香火錢。動以千萬計。連日香舶接踵而至。鑼聲不絕。那各處船隻。或大或小。或集衆合雇。或一家獨喚。漸漸的停泊攏

來。船尾都斜拖黃旗。書天竺進香字樣。舟中貴的賤的富的貧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僧的蠢的。專誠祈禱的。請丹還愿的。乘便求籤的。借佛遊村的。趕熱鬧。嬲婦女的。一窩蜂攜着香籃。挈着伴侶。紛紛擾擾。都到那城隍天竺等山進香。或乘軒。或騎馬。或使着那兩腿的勁。整日跑箇不了。有往返不及。並可酌給錢文。在僧房度夜。俗呼宿山。沿路小本經營者。羅列各貨物攤。以供香客購買。名曰趕香市。最可笑者。那集資合雇的大船。內中必有一香頭。糾着那不三不四的分子五六輩。高聲宣念劉香香山等卷。沿途唸誦不絕。好似那送喪的船。用着僧道一般。舟中蟻聚蜂屯。滿載着那村嫗鄉婦。高念阿彌陀佛。高王經。好似那送喪的婦女。號咷哭泣。上岸之日。人人手握念珠。頸懸布袋。身着披風。一路喃喃誦念佛號。壯抱着着哈哈的笑起來。

道。心齋兄，他們不是赴試的考生。也學着那班酸秀才窮措大，懸掛布袋子，裝模裝樣。可見科舉風氣的時髦。也還未減。我又想他們攜着念珠，念着佛號，其實口是心非。他們舟中閒時的講話，一定也不過是些罵媳婦，贊女兒，做媒婆，騙錢財的勾當。猶憶某小說中，載有寓言一則。有誦經者，念珠偶沾腥穢，爲貓所啣。老耗子見了，對衆耗子道：貓口啣念珠，想已慈悲了。我等稍可方便。遂相與往來不甚迴避。不料貓方瞥見，放下念珠，捕一大耗子大嚼起來。衆耗子喫驚道：原來他是箇假慈悲。那班香客，大抵此類。心齋道：我兄可謂善於諷諧。兩箇因有志調查，重又上山。見那良家婦女，及各寮娼妓，冶容豔色，躑躅僧房，輕薄少年，多於廟前廟後。評頭品足，擁擠喧譁，不成模樣。惡少饒渴的形狀，蕩婦扭捏的神態，和尚涎臉的怪相，都侵入他

二人的眼簾。兩箇在人叢裏。逐隊了兩日。有些不耐煩了。當卽下山。飭舟子解纜開船。初思逕返鎮江。壯抱在船中。忽對學海道。兄前次同令親到蘇。增了幾許識見。我們今番何不便道往訪令親。約他偕至蘇城。暢遊數天。也叫小弟見見世面。俗語道。蘇杭不到枉爲人。今日我旣遊杭。又去遊蘇。那就可免此姍笑了。心齋自然應允。卽命舟子向吳江古儒林里進發。不數日。到岸泊舟。二人整衣而入。却好資生正在書齋。久別忽逢。又新識了一箇名士。他們都係胸襟灑脫的人。不過彼此略道姓氏。說些仰慕的話。便自不拘禮數。推誠相與起來。不比那腐儒鄉愿。見了生人。便自打拱作揖。尊姓大名的鬧箇不了。坐定後。心齋說及來意。資生道。二位紆道來訪。理應奉陪前往。只因近日吾邑修輯邑志。合縣紳士。公舉我爲總撰述。想這雖一縣的

小事。實卽中國的縮影。也須仿東西新歷史體裁。實實的將風俗文化。關於人羣的現狀。詳細搜載。一洗那舊志專記掌故。不列民事的陋習。爲中國改良歷史之先導。故一二日後。即須親歷各鄉鎮。確切調查。雖欲奉陪。其如分身不閒。奈何。今有箇兩盡之法。二位到蘇。爲的是采風問俗。好在愚兄於蘇垣現狀。自經那學海先生一番警惕之後。却時時的留心探訪。今願一面將近來習聞者縷述情況。爲二位聞知之助。比身歷吳門。或反詳盡。姑蘇之行。便也可有可無。一面屈留數日。借愚兄同歷各處。略識我吳江的現況。并借重高才。襄助一二。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麼。二人連聲答應。資生道。二位。近來我胥江省垣。新添出一種無業遊民。編造七言俚語。圍坐歌唱。名曰宣卷。婦女最喜聽的。人家有壽誕疾病。必招之來家。謂可禳災造福。往往

男女雜沓。夜聚曉散。此輩近來不獨在人家演唱。專一糾同僧道尼姑。假託神誕。邀請婦女來庵。借唸經祈福之名。爲斂錢分肥之計。傷風敗俗。莫此爲甚。較之道士正場完後。必唱崑曲數齣。並不加擇。但取各人所長。如下山樓會等齣。並與那唱攤簧的必唱打齋飯。買橄欖等劇。使內眷女賓。環坐傾聽。同一惡風。可怪得很。講到此處。方欲往下再說。只見僕人請用中膳。話纔中止。

第十六回 賽大會釀成械鬪 養巨害妄禱山神

三人膳畢離座。啜茗解渴。那壯抱是箇燥烈性子的人。不能少待。當下卽催問資生道。兄說蘇州近狀。尙有何事。希卽賜教。資生道。我兄不要性急。待弟慢慢說來。不然。一時一刻說完了。往後便沒有消閒的法子。壯抱不覺嗤的一聲。資生喝了一口茶。便又豎着一指道。那

事不出在蘇城。是吳縣地界的事。因這場官司。打到縣裏。也好算是蘇城的事。江南信畏五通。匪伊朝夕。向來此風甚熾。自從那剛方勁直的湯文正。巡撫江蘇時。赫然震怒。毀像滅祠。其怪遂不見述於人口。居民亦鮮有崇奉之者。惟洞庭西山王氏。猶尊之若神明。不敢稍慢。相傳祇餘一通。卽俗所謂四老爺者是。然究亦無人見過。總是沒頭腦的妄話。不意彼處鄉愚。近竟翹議集資。於三月初旬。賽會三日。以媚之。由是互相哄動。男女若狂。會中儀仗之多。綿亙五六里許。故凡經過之處。必將道旁樹木。斬除一空。時有某姓老嫗所植之石榴樹。並不礙道。亦被會中人伐去。老嫗氣忿。徧訴同村。羣起與會首爲難。各糾集三百餘人。奮勇爭持。血肉相薄。如臨大敵。致嫗黨中有一人身受重傷。翌日。倩人擡至城中。投吳縣署求請驗傷。會首亦聯名

具稟。巧自掩飾。二位。試想那淫祀妖廟。久干例禁。今日五通餘一。而鄉愚者流。猶挾之以作威福。卒釀成械鬪之禍。重煩南面者多添案卷一宗。咄咄怪事。中國前途。真堪痛恨。壯抱聽了。也自連聲稱奇。心齋接着問道。表兄。你的記性。比前益好。妙在逐事說來。頭緒一些不亂。那學海一激之功。却也不小。如此看來。表兄竟是一箇雜貨鋪。色色俱全。敢問蘇州之外。表兄亦有所聞否。資生道。這更不少。我聞山西沁水一縣。山嶺叢雜。狼患最甚。殆與交城相伯仲。近年以來。沁之南鄉。與陽城相接之境。約百餘里內。死於狼者。不下百餘人。不惟幼童穉子。遭其荼毒。卽精壯之夫。亦被狂噬。死傷日有所聞。鄉人出門。俱有戒心。雖三五人成羣結隊。狼可攫一以去。甚至鄉民賽社時。鑼鼓旗傘。嘗百數十人。迎神於道。而亦爲狼所噬。則此處鄉民。正宜急

備精銳火器。糾合多人以爲殲除巨害之計。而無識者反異議沸騰。妄相推測。謂此狼殆由天降。不可以人力抗之。受害之人。多諉爲天數。其倖生者。或禱之山神。以求免禍。且有居城關之某女巫。欲藉此斂錢。僞託有神附體。號於衆曰。天狗下降。此方劫數甚重。欲免患者。苟共出布施。我當爲衆禳之。於是信者甚多。女巫斂資無算。未幾。該女巫出門。竟爲狼所食。而愚民仍冥然不悟。如夢如癡。最可怪者。縣令某。以狼爲民害。亦惟日禱神祠。冀能倖免。而絕無弭患之方。乃祈禱愈虔。狼患愈甚。旋有一狼。夜入縣署上房間壁。捕食雞鴨。幸爲巡警兵擊殺。官眷未遭波及。衆人聞悉。又以爲神實顯靈。至死不悟。出人意外。沁民之愚。竟至如是。此真駭人聽聞之事也。心齋和壯抱聽了這一番話。長歎不已。

第十七回 閻王請喫肉語涉詼諧 閏月屏訛言事徵疇昔  
 資生說了一回。稍停片刻。又接著說道。二位。尚有一事。人之生老病死。壽命久暫。豈不是全由那先天元氣的厚薄。後天體質的強弱。非空言所能挽回麼。世人不知此理。但留心於趨避忌諱。這又何益。中國各省。於人之壽數。禁忌最多。有百日關。有千日關。有痘花關。有四柱關。有四季關。有閻王關。有鬼門關。有鐵蛇關。有急脚關。有鳥飛關。有落井關。有斷橋關。有羅漢關。種種關煞。指不勝屈。子平之法。偏官爲關。偏財爲煞。取生辰之數斷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且如甲見庚煞。乃四五歲關。丙見壬煞。一六歲關。戊日甲煞。三八歲關。庚日丙煞。二七歲關。壬見戊煞。五十歲關。陰干亦如此推。據術士所言。人之一身。幾無年無月無日無時。能免災晦厄難之虞。而世之最忌者。

尤莫如將軍箭。及明九暗九之說。將軍箭者。謂春忌丙戌辰。夏忌未卯子。秋忌午寅丑。冬忌亥申巳。一箭傷人則三歲殤。二箭傷人則六歲亡。三箭傷人則九歲死。四箭傷人則十二歲難活。明九者。九歲十歲二十九歲等是也。暗九者。二九十八歲。三九二十七歲。四九三十六歲等是也。明九暗九外。又有所謂六十六。閻王請喫肉者。倘犯此忌。如有小疾。則必舉家皇皇。視爲危險。且聚訟紛紜。一若其必不起。豈非咄咄怪事。新陽有李翁者。僦居江陰某街。家道小康。頗可自給。李今年六十六。適犯喫肉之忌。乃於前歲小除夕。用梅紅紙大書特書曰。自元旦始。不論至親好友。遇請飲讌。一概辭謝。不到云云。防其說出喫肉二字。其子女亦徧告戚友。囑勿邀請。免觸忌諱。入歲以來。精神煥發。毫無疾病。私心竊喜。坦然無憂。前月下澣。有某大令

初從俄國旋華。係翁總角之交。折柬邀翁讌敘。情不可卻。應命而往。眷屬大驚。歸咎於某大令。屢命僕人打轎往接。大有生去死歸之懼。推其意。既無理可講。又無憑驗可據。而相率風靡。其愚孰甚。幸而某翁無恙。否則某令必大受責讓。而輾轉附會。請喫肉中。將又加一新掌故矣。心齋聽到此處。不覺微笑一聲。那壯抱觸緒關心。俟資生說畢。復更端問道。我兄。你曉得去年中國各處。又有一絕大訛言。其不經與此相仿否。資生道。何事。壯抱道。就是爲著那今歲的閏月。說是不利天下。訛言四起。其始欽天監亦奏明改移。後又查明並無不利。乃奏勿改。資生道。據我兄之見。明歲閏八月。有無妨礙。壯抱道。閏月妨礙。自是胡說。閏八月本屬常事。並無利不利之說。欽天監無庸查明。亦不必陳奏。卽本朝康熙庚申閏八月三藩將次勘定。康熙戊戌

閏八月。其時四海太平。咸豐辛亥閏八月。亦在赭寇稱亂之後。同治壬戌閏八月。適值安慶克復之時。不三年而東南肅清。可見閏八月並無所妨。不必致疑。雖今年變起京津。拳洋交鬪。說者咸謂閏八月不利之明徵。然此係端剛之失策。即不是閏八月。而如此妄爲。亦豈能倖免。與閏八月全無干涉。資生連連稱是。語休絮聒。那心齋壯抱二人。在卞府住了兩日。明辰却是資生調查各鎮之期。當晚向二人重申前說。懇其一同前往。以伴寂寥。二人欣然應命。

第十八回 談厭勝幻說惑人 述巫覡惡風徧地

三人到了明日。鼓棹前行。舟中無事。仍不過靜坐談心。那壯抱忽然想著厭勝之說。便對資生道。中國人有工作。不論造屋作墳。苟薄待匠人。則必暗弄蹊蹺。不利主家。或陰造小棺木。或幻捏人形。種種幻

法。匿諸屋脊壙穴之中。使其子孫世世不吉。而民間凡值未婚夫死。男家之惡作劇者。多以其妻庚帖。納入棺中。謂生不能同室。死必使同穴。故娶望門寡者。每有戒心。若遇不解之冤家。則又以黃紙書其人姓名。私納神像足底。使人拜之而速其死。或紮就草人。日日鞭撻。設一切惡毒方法。制之以苦其身。病人當沈疴莫挽時。亦必紮一假人。被以本人衣服。書明本人年庚而送之。名曰替身。失去巨物。弊由內起。而又無術以確知其人。每請術士作法。壞其眼目。使成殘廢。名曰圓光。慮隔壁算之肆毒。多有取易經及官印之紙張。赤體之春宮。納入笥中。謂法可破而物可保。他如治瘡之有捉法。却疫之掛黃袋。煎湯藥之必蓋鐵器。補賊壁之多納頭髮。門上之貼符貼卦。牀前之懸劍懸錢。襁褓之子。出行必懸憲書。婚娶之時。新人每匿暗具。焚冥

帛之撒米麥藁豆。使野鬼搶不動。保嬰兒之用。項鍵索鎖。使幼時少關煞。以及出姓期小孩之長成。反鎖防生人之觸犯。大病置壽具。稱曰充喜。出棺碎窰器。義取碰住。童子拜師之日。先生必握堅拳。小徒上學之時。椀上必結繡袱。與夫建醮安座淨宅接告。種種怪名目。怪態度。我兄亦以爲然否。資生連連搖首道。此更如癡人說夢話。不值一笑。難得你確鑿指點。竟把這些迹狀。傾筐倒篋而出。也算得是箇博物名家。壯抱道。不要取笑。如今還要請問我兄。東南巫覡之風。日甚一日。兄博聞多識。不識可縷述情形否。資生道。舉要而言。約分兩種。有稱跳馬跛者。此男巫也。其人以身代馬。寓爲神騎坐之意。有病之家。倩彼入宅。恐怕流氓氓拆梢。必於深夜作法。忽云茅山神附身。忽云將軍神附身。裝瘋裝狂。令人欲嘔。有嚼燭吞香盤鐵鍊斫胸腹等

幻術種種惡態。見之噴飯。事畢酬銀一二元。遇柔懦可欺之鄉愚。則所索較大。吳江之東境。與松屬之青浦縣境。業此者甚多。有稱私孃者。此女巫也。大抵藉淫鬼陳三太太名以騙利。有看香頭照水碗之舉。看香頭者。病家遣人至彼住宅。渠觀香頭而斷休咎。妄言某鬼某神爲祟。急應如何祈禱。索價較照水碗稍廉。照水碗者。病家延之入室。彼用水碗。取米投入碗中。謂能召祖先魂魄。與生人對話。亦名關亡。亦有關而不至者。名曰不上亡。維時該巫閉目凝神。喃喃有詞。始言土地附體。繼言陳姑孃附體。終言先祖附體。胡言亂語。醜態畢呈。去後必於是夕請道士祈禱。香燭紙馬酒肉茶果之費。動以五六千文計。祝畢。鳴鑼送出。俗呼看垃圾。卽就常熟與我邑計之。女巫各有百餘人。聲價最高。門庭若市者。如常熟則高坵湖田退星橋烏船頭。

等女巫。我邑如太平圩鶴脚扇撒網港帶方港北珠一帶女巫。皆非重金不到。索價有多至一二十元者。上自搢紳。下而編氓。皆以若輩爲操生死之大權。解衣散錢。篤信不疑。貧者犯病。雖挪借典貸。亦所不恤。富者并多拜之爲母。認之爲親。以圖其叩求盡力。勢燄大張。效尤日衆。豈不可駭。言次。忽舟人啓艙報道。爺們。舟行已十餘里。那右岸一村。現正演春劇。好不熱鬧。可否停船一觀。資生道。這又何妨。

第十九回 演劇迎神託言祈賽 懸燈結綵粉飾太平

那三人泊舟登岸。緩步來前。但見紅男綠女。牽手偕行。敗果濁醪。設攤當路。當臺有猛將棚。棚外有旗有傘有扇。神前有茶酒。有果筵。有紛紛合十膜拜之蠢男婦。臺上有小調。有椰子調。有崑徽雜奏調。三人看了一回。總不過是些誨盜誨淫降妖降怪的戲劇。也沒甚麼趣

味。便即相率歸船。命舟子卽時解纜。壯抱向資生道。吾向聞吳江戲會燈市。甲於蘇府。以窮鄉僻壤。猶爲是無益耗費。可見此言是不謬的。資生道。我邑戲劇。幾於無處無之。各鄉則分年輪當。由會首計田派捐。於正月間豫定戲期。十年以前。尙有演文班戲者。近則非徽班卽武班。崑腔雅曲。如霓裳鈞天。已絕塵界。演戲之期。多寡不同。或一二日。或三四日。因圩有大小貧富之故。有但演春劇者。有兼演秋劇者。惟春時搭臺。而秋日則用舟。屆時無不女罷織機。男拋耒耜。廢時失業。相習成風。其本村人家。則曰當方。更必邀親覓友。沽酒烹肥。謂之留喫戲飯。合一縣計。惟偏東一帶略減。此外則竟無不做戲之村。通年合算。所費甚鉅。至各鎮戲劇。較鄉村更多。有誕日戲。有開印戲。有罰款了愿戲。有謝火神及店家齊行戲。又有各種特別之戲。其款

或抽米捐。或由公集。或一家獨任。或數人糾合。一歲所費。爲數更大。至於賽會。各鄉村每歲正月初旬。例有猛將出巡之舉。會中除尋常執事外。有拜香提爐扮犯。喝道串龍諸惡態。神轎之後。殿以鄉女村姑數十人。執香相從。了無羞恥。俗稱會尾巴。而春秋佳日。則又有水會之舉。名曰搖快船。或用赤膊船。或巧擬戲名。略加點綴。擊鈸鳴鑼。手舞足蹈。其資各家分認。亦屬可觀。若各鎮神會。形式較鄉村整齊。有點卯發牌。放告諸禮。有鸞駕官屬。衝風灣號等舉。荒唐僭妄。莫此爲甚。除每歲例行之路頭中元等會外。如黎里之中秋。盛澤之七月十五。同里之八月初七初八。莘塔之三月十五。蘆墟之八月初十。一十二。爲各該鎮特別最熱鬧之時。類皆燈綵輝煌。親朋宴集。又有雇畫舫。設酒席。士約知心。女偕閨友。相與盪槳中流。彼此相覷。全無

顧忌。名曰遊市河。若年逢大熟。市面興盛。則又有於正月之終。扮演馬燈。由本地無賴少年爲首。每晚百般裝點。鬪勝爭奇。紮就臺閣多架。選美秀幼童。扮成蕩湖船。買胭脂等戲劇。高坐臺上。昇之而出。五光十色。熱鬧異常。因此盜賊生心。乘其家內人盡外出。撬門穿壁。將所有搬運一空。及至會散回家。只落得搶地呼天。追悔無及。本來想尋歡樂。却不道樂極生悲。又有扒手乘鬧。把扮戲的童子。及看燈的女眷。首飾珠寶。施展空空妙手。使他不翼而飛。致借貫來的東西。賠償不出。往往有情急自盡的。至於流氓肆擾。酗酒打降。都在此時。趁着熱鬧。無所不至。總而言之。戲會燈市。滋游惰之風。貽文明之玷。作奸盜之媒。長嬉戲之習。有百害而無一利。當此時局。岌岌。民窮財竭。尙復作此無益之事。豈不可笑可憐。苟以此項資財。開辦學堂。及地

方自治各政。一轉移間。化無益爲有益。詎不甚善。無如習俗相沿。牢不可破。相彼小民。旣醉生夢死。沈迷不悟。紳衿官吏。亦熟視無覩。漠不關懷。一二負開通知識。有改革風化實心之志士。則又苦於權力之不逮。愛莫能助。說罷。不禁長歎一聲。

第二十回 遭疫癘向瘟部乞憐 沿陋習請僧尼禮懺

我中國人民醫學不講。污穢成習。各處遺矢積垢。糞壅泥淤。口鼻吸觸。釀爲疾病。平時味衛生之學。臨事無防疫之方。觀歷年大疫流行。內地死亡接踵。而租界以整潔之故。獨少傳染。則避疫之道。固自有在。可怪中國之人。不求實際。惟尙妄爲。一遇疫癘。輒以爲神實使然。訛言紛起。謠詠沸騰。禱祀多方。不可終日。那三人自某村開棹後。周歷各鄉鎮。却值時疫大行。居民人人自危。朝不保暮。甚有闔家染斃。

無一人得免者。死傷枕藉。棺價大增。匠人木工。昕夕從事。使西人處此。那驗病之所。免疫之方。保身之法。潔清街道。設立醫院之事。不知要加幾許慎重。增幾許規畫。中國則不在此而在彼。一路行來。但聽得無知愚人。紛紛談神說鬼。而廟祝香火妖巫與走陰差諸人。凡依附鬼神以活命者。復一再捏造裝點。過神其說。不曰某廟神祇。某夕與疫鬼酣鬪。即曰瘟神向某神借人數千。某神但許助資。不允借人。囑里人速助財帛。於是愚夫愚婦。爭賚冥鏹焚化。名曰解錢糧。尤可笑者。民間以疫鬼爲瘟將軍所司。每遇疫氣盛行。必爭先禱祀。甚日開捐募資。於夜間昇春申君出巡。俗稱現身會。謂此會出後。可以免癘氣。祛惡鬼。扮囚犯隸役。及種種鬼怪醜態者。有數十百人之多。或執鋼叉。或握藤鞭。或拖鐵練。凡過人家門首。每當戶亂搗亂擊。謂可

嚇鬼退鬼。當道者不惟不加禁止。反多捐廉提倡。并於賽至各署時。設筵祭偶。犒賞隨從。謂此實爲民除疫之大德政。說者謂華官不以祛疫爲政。將計就計。卸責於神。不啻易地以處。使神爲民牧。己爲傀儡。立於無職任之地位。此誠五洲惟一之巧宦。可謂善謔不虐。而斯時之非常忙碌。幾至應接不暇者。莫如僧尼。先是吳江習俗。人死必請女尼伴靈。名曰紀念。浮蕩輕薄惡少年。每相率調戲。最爲陋習。男僧需用尤繁。有齶口普佛誦經拜懺等名目。自新死五七斷七清明中元撒几。多延僧作佛事。更有人未殞命而禮懺者。名曰壽懺。死已多時而禮懺者。名曰幾週年。子孫將授室而禮懺者。名曰薦祖。各懺正場告竣後。又有鋪地獄點樹燈齋十王諸名。此外更有散經一法。或用男僧。或用女尼。或分用男女僧尼。率在死後五七時爲之。間有

人未死而散經者。則謂之散壽經。凡已散壽經者。忌入孕婦房及新婚房。謂懼觸穢氣。經典不靈。可發一笑。是年因疫癘大行。死亡相續。不獨男僧生意。大爲增色。卽女尼價值。亦頓加數倍。而巫瞽卜筮。及紙貨香燭冥器等舖。凡相因而及者。亦復獲利倍蓰。三人行過各處。觀察種種現象。不勝太息。一日船泊黎里。壯抱登岸未返。心齋顧資生道。吳江風俗。已見大略。改革化導。全在表兄。資生道。弟言固是。其實中國全境。又何在。非與吳江一般呢。我輩下手。原也只好各就桑梓。分擔責任。雖不比那文明政府。一旦決行。風從草偃的魄力。然苟抱定方針。漫漫地做起。却自有箇好結果。兄當永佩嘉言。二人正在問答。忽見壯抱自市上歸船。三脚兩步。大聲吆喝着道。資生兄。你們吳江的前途可望了。

第二十一回 舊城隍神像遭殃 新狐仙香煙成市

資生正與心齋閒談。猛聽得壯抱之言。倒不覺喫了一驚。忙問道。兄言吳江前途可望。究何所見而云然。壯抱道。弟今晨起身極早。二位尙在睡鄉。不敢驚擾清夢。却又無以消遣。便自己一人沒精打采的。上街走去。偶擡頭見一茶室。便走將進去。其時天色尙早。各座上。都靜悄悄的。惟有那靠牆一桌上。先坐着三箇文縐縐的書生。煮茗清談。都口呼異事不止。一人道。如今的少年。竟弄得膽大妄爲。無天無地至此。去歲蘇州定慧寺。旣爲新黨所毀壞。今吳江城內。又出此事。可怪之至。我恨那神道也。自欺軟怕硬。絕無影響。若顯些報應。叫這班狂妄後生。稍知戒懼。豈不是好。一人道。我兄。那神道雖極威靈。却那肯與此等無知晚輩作對。這正俗語所謂大人不記小人過。神之

所以爲神者在此。你怎好反怪他呢。此時弟側耳靜聽。已略略有些曉得。却未能悉其詳細。便起立致詰道。列位說吳江城內。究出何事。可否略道顛末。只見內中一年長的答道。吳江城外有一學堂。堂內學生。雖略得新學的皮毛。却都沾染習氣。前日放暑假後。該學生等竟敢闖入本城隍廟。將廟內神像。任意拋擲。你想如今的官府。尙且歲時拜祭。那班後生家。竟公然如此慢神。真是豈有此理。不可教訓的。那時我聽了此言。心中很不輸服。却又不犯着同這班糊塗東西講大道理。便自冷冷的答道。據弟愚見。學生好事任氣。誠所不免。若全說是無知識的舉動。當作三歲小兒。破壞泥美人一般。却未免小覷了他。那泥塑木雕。只好嚇嚇智慧未開的愚人。老朽無能的俗吏。自今以往。事事悉憑實驗。一切紙糊的老虎。將盡被人戳破。不值

一文。貴縣有此學生。雖似浮動。却正是貴縣一線光明。將來的大幸。怎列位反惱起他們來。那三人見話不投機。便顧而言他。我急急歸來。報與足下。這豈不是吳江前途可望的真據麼。資生方欲對答。瞥覩一中號帳船。掠舟而過。本船舟子。素與熟識。遙問道。老哥。今日到何處去。舟人且搖且答道。載客莘塔求狐仙去。資生聽了。不覺詫異道。莘塔乃吳江東境。却從未聽得有狐仙。此事從何說起。欲喚舟子詳問。而船去已遠。因想此間離莘塔。不過三十餘里。我今爲修縣志事。親歷各鎮。既有此新怪象。何不逕至莘塔。確查究竟。想罷。便命舟子向該鎮開行。却遇順風。揚帆直駛。下午酉刻。船已抵岸。資生負士林重望。到處聞名。只因懶於酬應。故所至各地。不使人知。今欲細查狐仙事。便獨自上岸。去訪一位舊友。這位舊友。姓張名炳。字熱誠。那

人智慧有餘。膽量不足。却是箇科學的名家。也算吳江一位人物。相見之下。倍極殷勤。詢及狐仙一事。則曰。敝鎮不幸。自本年四月某日。此間新街某宅。忽一再無端起火。隨援隨熄。里人震驚不已。以爲仙子降臨。慫恿主人。設位供養。曾未多日。哄動四方。求籤請丹。還愿之人。接踵而至。爆竹喧耳。男女駢闐。酒醴果品。堆積几筵。離此不及一里。弟當偕兄前往。一覘其處。說罷。卽聯袂同行。至則門外遺尿滿地。穢氣衝天。資生顧而笑道。狐仙豈逐臭者。曷爲樂此不疲。及入門。則見一室空空。暗無天日。俄而拾級登樓。見外間懸一畫軸。復有一僅堪容膝之斗室。中供塑像。以座亭盛之。神前稍有陳設。亦極草率。略視一過。便卽下樓。復至張宅。資生責熱誠道。我兄負一鄉之望。乃上之不能先聲奪人。阻止設位。攘斥狐仙。力闢謬說。次之不能化導愚

蒙隨時演說。使人稍知覺悟。以遏其饑。下之又不能因而爲利。請於居停。令進香者各繳銀錢。爲開辦地方公事之助。坐使遠近若狂。喧闐不已。於舊染積習外。更多一特別迷人之處。雖衆醉獨醒。事難見功。我兄究安得盡辭其責耶。熱誠點首謝過。遂卽告別反舟。

第二十二回 猛將神坐踞堂皇 張天師技窮狼狽

那吳江東境。蘆墟莘塔北庫三鎮之間。有莊家圩猛將廟。愚民輾轉附會。以爲靈驗無匹。於是遐邇偕來。香煙熾盛。所奇者神像入宅。他處均以爲不利。故每遇賽會時。凡不肯助資之居民。首事者有擡神挾制。藉端索擾之舉。獨於莊家圩猛將。則民間不以神像到門爲忌。而以神像升堂爲榮。其命意。或因患病。或因求福。相率擊鼓鳴鑼迎之入宅。陳供品。雇奏班。終日而畢。或送歸廟內。或卽由明日請神之

家就近接去。頗有席不暇暖之概。無論農工商賈。及一切下等社會之人。莫不歡迎。卽搢紳之家。詩書之族。亦爭先效尤。不以爲怪。廟中有神像三。俗以接得最大者爲幸事。往往有同日迎神。因此打降。或中路劫奪。其不能接得者。雖一帽一靴。亦復賚歸崇奉。以爲神實憑依。那心齋壯抱二人。自資生登岸。開窗閒眺。忽覩此種情形。不勝駭異。及資生返舟。二人忙問道。此等爲着何事。資生道。此風相沿已久。不自今始。俗呼接老爺。或曰待佛。聞廟祝香火諸人。因以爲利。終年恃此給衣食。供揮霍者。何止十數人。除張皇哄騙外。更有納賄匿神伎倆。相傳迎神之家。欲必得大老爺而款之者。可先期賄該廟祝等。將該像暗匿他處。留以有待。毋爲他家所得。一泥木偶人。有何靈異。而崇敬如此。真有百思而不得其故者。此又吳江的一大怪象也。是

晚卽泊舟莘塔。明晨資生等方纔起身。那熱誠早已到舟奉訪。邀入艙內。與心齋壯抱互道姓名。熱誠見艙中跼蹐。卽邀三人登岸茗聚。坐定後。談了一回。無非是痛心時事的話。言次。熱誠忽勃然變色道。列位。可曉得中國東南。近來又出一怪現象麼。資生道。願聞其詳。熱誠道。我兄連日在外。那報紙想已多日不看。故尙未知悉。近來江西張天師。忽發南遊之志。由申到蘇。由蘇到杭。據聞每到一處。儀仗喧赫。轎前用民壯八人。狀甚赳赳。皆着青褂。綴以紅字。上曰大真人府。下曰民壯。用罩頭紅蓋。身坐綠呢大轎。頂用五岳朝天。花翎藍頂。轎後有長隨二人。皆乘馬。或曰法官。其公館前高懸正乙真人八台。諸神免參龍王免朝等牌。逐日拜謁當道。招搖過市。出售財神避火治病鎮煞保身免疫五雷五將等符籙。價目高下互殊。自十二元至數

十元不等。各符黃白綾。皆須自辦。照價繳加帳房費二成。用印費一成。更向各道觀硬奪軟騙。無所不至。一醮三百金。一懺四百金。授意於道紀司爲之兜攬。頑蠢如豕之紳宦富戶。爭先問津。復有具稟呈告被鬼怪所擾者。張均示價千金起碼。爲之捉妖。定期設壇召將。限先三日繳銀。謂捉獲之妖。卽須當日押送出境。藉以脫身。行同誑騙。其計甚狡。到杭後愈出愈奇。人欲瞻仰顏面者。須費十四文。爲掛號金。每日亦動以數十千文計。杭人有何某者。一日在天師廟內云。欲責以哄騙之罪。勢甚洶洶。經執役者極力攔阻。衆詢之云。畫財神符時。天師語以此次湖北票。必中大彩。今既不中。誑騙無疑。卽天師不出見。符洋必須見還。時旁觀甚衆。復慫恿之。幸經警察兵驅散。何某無法。將其價目虎頭牌等碎之而去。聞天師甚狼狽云。各報載之。歷

歷當非子虛。亦中國特別之醜狀也。資生歎口氣道。黑暗世界。無一好消息。奈何奈何。說罷。起身告辭道。弟等出門多日。現急於返舍。容俟後會。熱誠殷殷。送至船邊。各道珍重而別。

第二十三回 試白刃作法戕己 照紅鸞沖喜成災

三人調查既畢。仍回至古儒林里。心齋壯抱久客思歸。因即買棹返鎮。到家之後。行裝初卸。便走訪成德。成德自三人去後。苦無知己。也不甚出門。把那家中所有的書。一塊兒搬出來。已閱者溫理一過。未閱者按日研究。有了定課。光陰便過得很快。日復一日。到也不覺寂寞。這日正獨自一人在書房用功。忽見二人到來。久別猝逢。不覺喜形於色。成德先問出遊情景。二人一一對答畢。然後心齋詢問成德。近日鎮江。有無怪事。成德道。弟從二位開棹後。塵俗惡態。實見不慣。

因此久未出門。只得以載籍消遣。尙友古人。那鎮江的近狀。不大留心。惟二位開船十日後。同一敵親。在前街清明閣酒樓小酌過一次。酒後偶與酒保閒談。始知鎮江近有一種香火會。裝束不男不女。當街搭臺。跳舞歌唱。此風素盛於揚州。凡人家起造房屋。有病失火。無不事後做會。或一日或三日不等。自前江都某令嚴禁。此風稍殺。不料鎮江忽然興起。男女擁擠。日夜不絕。幸經地方官覺察尙早。飭差籤拿。香火笞責。地保枷示。事遂解散。這也不必細述。惟內有一陳姓。綽號橡皮阿三者。從前樂近匪類。甘入下流。惟資質靈敏。見稱朋儕。適有術士某乙。善於勅勒。往來江湖。藉符咒以賺資財。阿三從學。盡得其術。每詡詡自得。謂雖槍械不能損傷。其實却未試過。阿三有姊嫁城外某鄉富室。阿三每賭敗囊空。卽向借貸。前日又向其姊需索。

百金。以供孤注。姊以慾壑難填。嚴詞峻拒。阿三老羞成怒。適甥自外至。甲卽繫而拔刃對其姊道。不予我金。我當先自殺。然後殺甥。勿怪無渭陽情也。言罷反刃欲自斫。其姊懼怕求懇。銀兩不足。繼以衣飾。阿三始釋甥而去。其姊泣訴於甥伯某丙。某丙笑道。天下豈有己自殺尙能殺人之理。此後倘再來肆擾。聽其自殺可也。不數日阿三再至索錢。其姊卽遣人召丙。阿三又摯縛其甥。嚇唬如前。某丙便道。聽你自殺。看你如何還能殺人。阿三自以爲得某乙異術。只要念起咒來。自己用刀劈斫。可以不死。且一霎時毫無傷損。便大膽一試。那知血流如注。疼痛異常。曉得上了某乙的當。只好狂奔逃去。後來竟成廢人。傳爲笑柄。又有某街婦人洪氏。病瘵已三易寒暑。前日疾又大作。醫藥罔效。奄奄一息。勢將待斃。有好事者獻策曰。此疾非紅鸞星

臨門不能見效。卽俗所謂充喜者。是時適其幼子聘而未娶。洪深然之。立遣冰人向坤宅關說。擇於某日迎娶。迨花燭進門。新人行合巹禮甫畢。正擬送入洞房。新郎一足方跨入檻內。不料一箇倒栽葱。倒跌在地。喜孃向前攙扶。但見新郎面如土色。雙目上泛。口鼻流涎。昏迷不知人事。不得已。相將扶入洞房。移時寒熱大作。四肢冰冷。闔家驚慌失色。謂此子素無疾病。何以如此。殊不可解。忽有老嫗云。必係沖犯花煞所致。須邀羽士禳解。方可無事。否則恐有性命之憂。主人聽其言。於是延道士。雇樂部。爲款待花煞之舉。更覓得貓一犬一雙。雙交拜。名曰貓狗做親。耗費多金。異常忙亂。謂此病當可速痊。孰知病竟不起。其家因病而充喜。反因充喜而得病。以致於死。其母病中痛子。登時氣絕。新婦自傷命薄。屢欲覓死。罪魁禍首。不得不痛恨於

慇懃充喜之人。及勸請解煞之老嫗。真害人不淺。而愚民聽信無稽之談。以致自取其禍。可爲浩歎。以上兩事。亦可見我鎮江民智之有退無進也。三人談了片時。便各各分手而歸。

第二十四回 修志書獨出心裁 施棒喝頓開茅塞

那資生自心齋壯抱去後。便靜坐書齋。酌定體裁。將那縣志悉心修輯起來。缺者補之。畧者詳之。無關緊要者刪削之。有益社會者發明之。與那昔人志乘重官事忽民俗的陋見。真有上下牀之別。不期一日正揮毫繕寫間。突來一不知姓名。寬衣博袖。滿臉腐氣的老儒。那人跨進書室。並不向主人致禮。便坐在那靠東椅子上。嗤的一笑道。好好。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你這少年。公然充起著述名家來。怪極怪極。一面說着。一面伸手向衣襟上。又舊又污的布袋內。摸出一

京料鼻煙壺。且傾且嗅。旁若無人。資生雖是箇新學界的鉅子。却深明進化原理。謂人生知識。實隨世運爲升遷。故於那些老人家。却從未無端得罪。今見這等模樣。也自按捺不下。便冷冷的說道。這又奇了。老哥。你在那裏喫了虧。却來我處無理取鬧。那學問二字。是講不得年紀的。賈生弱冠。上治安疏。長吉七齡。作高軒過。禰衡陸贄。年未二十。而孔融張鑑。皆與作忘年交。如今小弟才疏學淺。雖比不得那禰陸。老哥的尊齒。好似已逾孔張。驕妄如此。這器度就多多不及了。他更何論。那人聽了。也覺自己過於冒昧。難怪資生不平。便盡情的吐露道。我之責你。也有一段原理。聞得你此次修志。竟添入迷信一門。將全縣風俗。描摩盡致。你可曉得神道設教。是古人救時的妙計。今被你一一道破。從此沒有畏懼。這班蚩蚩者氓。一發要旁馳橫決。

肆行無忌了。資生聆了此言。方知那人心本無他。也是箇保守派的。本色。便正色的答道。老哥。這猶似是而非的見解。顧亭林有言。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方今世界文明。日有進步。那神權兩字。必不能行於二十世紀以後。何苦自設羅網。作種種掩耳盜鈴的下策。致於政界學界實業界生計界。隱隱中並受無窮窒礙呢。若慮迷信一破。道德墜落。必以保存爲得計。此又何異欲止渴而飲鴆。欲療瘡而剜肉。竟是自害自的勾當。小弟愚見。原思雙管齊下。一邊將迷信關頭。重重戳破。一邊大興學堂。歸重德育。使人格日益高貴。這就是萬全無弊的上策。並非有摧毀而無補救。老哥。此可不必多慮的。那人聽了。便恍然大悟道。辱承教言。頓開茅塞。適纔無理。敬求鑒原。弟姓王。名存中。字執一。世居吳江城內。久聞大名。却未深信。今聽了此一席話。可

見足下竟是箇知行合一。補偏救弊的偉人。比那借新黨名頭。哄騙世人的。竟有霄壤之判。此不特吳江莫大之幸也。敢問縣志業已起藁。那學堂一事。可有眉目。資生道。數日之前。弟已擬就啟文。布告闔邑士紳。各就本地籌款興辦。現陸續接有允辦回信。并託擬章程課目等事。大約明歲正月。均可開學。言未已。忽郵局遞到一信。上書崑山沈緘字樣。資生狂喜道。此學海先生之覆函也。說罷。便拆開與執一同閱道。

資生先生知己。吳門握別。轉瞬多年。兄以盧牟六合之才。施改革一方之計。其勝任愉快可知。垂虹亭畔。幸有我公。去舊播新。非異人任。前讀手函。知足下運龍門手筆。補鱸鄉紀聞。明歲正月。又有提倡宗風。徧開學堂之事。通儒舉動。迥不猶人。臨穎神馳。不勝蟻

慕。僕事與願違。頻呼將伯。幾經脣焦舌敝。崑山學務。始稍稍可觀。一線光明。卑何足道。近以民愚俗陋。有觸於中。擬成醒迷文一篇。冗碌屬藁未畢。容續塵覽。卽候著安。梧鳳上。

資生閱畢。執一在旁道。學海先生。聞名久矣。頃兄言興學啟迷。須雙管齊下。貴友既著有醒迷文。俟寄到時。明歲開設學堂。可鈔貼各鄉鎮講堂。以便教習隨時講解。俾學生觸目警心。資生道。君言甚是。弟當謹記。執一閒坐片刻。便也告辭而出。此後各事。詳載續編。茲不復贅。